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四

書文成公阿桂遺事

文成公阿桂滿洲正白旗人其勲簿官闕生卒歲月具載國史茲特錄遺事數則方公之爲定西將軍勦金川酋索諾木也已百戰抵其巢索諾木震懾業約別日盡室出降其木城木柵悉已毀撤是日晚參贊以下謁公曰事機叵測今日必生縛索諾木致帳下方可安枕公不荅亦不待語竟已入帳中卧諸將弁待命不敢退而公已鼻聲如雷徹帳外矣諸人者旁皇達旦甫日出索諾木已自縛率諸酋跪帳外公次第以屬吏因進參贊以下告曰諸君昨日

更生齋文甲集卷四

之語蓋懼索諾木他竄或畏罪先死耳我已據阨要竄將何之渠若能死又豈待今日哉吾故以爲不若高臥待旦日當自來也諸將弁諾諾皆曰非某等所及又木果木失事後公代統大軍一日日欲朕公忽率十數騎升高阜覘賊屯扎處不知阜數折已逼賊砦賊望見卽率獷騎數百環西南阜馳上公顧從騎曰下馬復曰解衣衣不足復曰解裏衣解單曰衣悉寸寸裂急分走高阜雜挂林木上挂單曰無衣者悉束帶曰上馬曰向阜南緩轡下適賊騎已馳至距向所立阜僅二十步時睨色已上忽見岡缺處旗幟飄忽絡繹不絕疑援騎從山後至勒馬不遽進方遣騎四出覘伺而公已率從騎回大營矣公曰此兵機也不爾

則賊馬十倍于我寧得脫耶前一事余值 內廷曰 成親王爲言之後一事在 文淵閣石經館公自言之純皇帝末年和珅橫甚公業知不能制凡朝夕同入直必離立十數步外和珅知公意故就公語公亦泛答之然卒未嘗移立一步公嘗病臥直廬吾友軍機章京管君世銘入省之公素所厚也忽呼語曰我年八十可死位將相恩遇無比可死子若孫皆已佐部務無所不足可死恐死以待者實欲俟

皇上親政犬馬之意得一上達如是死乃不恨然竟不果余登第日公爲讀卷官擬第一進呈余素不習書公獨賞之嘗謂吾友刑部郎孫君星衍曰人皆以洪編修試策該博不知字亦過人余首拔之者取其無一毫館閣體耳

書劉文正遺事

劉文正公名統勳山東諸城人其行事在 國史生卒年月在家乘不更述述其遺事數則信而有徵者乾隆二十六年河決開封楊橋公以大學士奉 命臨視決口久不得塞一日日昃公張秋氈笠御大繭袍微行出公驛至決河口見數十步外稽料山積牛馬雜選繫車轅下人則或立或坐或臥復起皆戚戚聚語甚有泣者公訝之招老成者問故則並云來已數日遠或四五百里二三百里不等一車或四牛或三兩牛或雜羸馬一日口食及牛馬糞草至減得銀兩許日久費無所出復不知何日得返是以

懼且泣耳曰何不交官則雜曰此岸稽料某縣丞主之每車索使費賒衆無以應故也公怒甚回解卽諭傳巡撫恭請王命并縛某縣丞限時刻至決口諭一出河堤使者亦失色夜將半巡撫倉皇縛某縣丞來踞轅外公怒甚出坐堂皇受巡撫禮謁因大聲曰口一日不塞則 聖心

一日不安河南北萬姓亦一日不寧塞口所恃者稽料今稽料山積某縣丞以勒索不遂稽留要工罪死不赦今先斬若徐專摺叅撫司道耳巡撫股栗叩首堂皇下不止天且曙不解同公出使滿尙書某起爲緩頰久乃釋卽命縣丞職柳示決口甫半日南北岸稽料車無一在者又二日而決口塞公臨事剛斷不假借若此猶憶乾隆四十二

年睢州河亦決時余客河南以事數至河上見老柳下一蒼白叟歎咤不止旁繫兩牛一車叟漿澤人距決口三百里外問其故曰十日前以兩牛一車駝稽料抵工所某主簿監收索重費不得遂痛抑稽料斤兩云止九十七斤余不敢爭也叟故詼諧因指二牛曰叅養若數年日食料數升稽數束不意惟弱至此駝不及百斤也蓋河負之肆橫藐法至此而重臣視河及河隄使者又類皆養威重不輕出一任其慘肆荼毒及糜費 國帑以爲固然甚或借以漁利老人年七八十者述文正視河時事爲余泣也公屢奉使遠出所挈祇二奴用驛馮不過六七匹抵行館卽使二奴居後解公處其前臥亦如之公食畢呼二奴食奴退

徹者乃入不使見一人有所需則州縣之承應者傳以出入焉乾隆中葉後親信重臣出使無有逾公者然究未嘗于令甲外有所加也厥後奉使者不然空驛馬不足給之遂有役民羸民馬者矣有數州縣津貼一縣者矣有跼規有門包有鈔牌過站禮州縣官惴惴惕息謹厚者費以千計稍厲威嚴及侈輿馬厨傳者以萬計以數萬計矣大率一方倉庫虧缺多由驛站驛站糜費多由重臣出使州縣官窘急無計則大吏爲調劑法以救目前于是調腹內州縣疊處衝途又告乏則又調員不十年而州縣倉庫無有不虧缺者矣使皆如公擊二奴用馬六七又事事不過令甲則民生吏治困壞豈至此哉方金川之用兵每

召

對公屢主撤兵議

更生齋文市集卷四

四

純皇帝領之然不遽撤也一日

純皇帝在熱河公留京辦事兼上書房總師傅上行走

天暑甚公適在三天中檢視諸皇子日課忽廷寄

至今公一日半馳詣熱河公至澄懷園索肩輿卽行馳到

曰已過午卽時召對曰昨軍報至木果木僨事温福

已陣亡朕煩懣主意不定用兵乎撤兵乎公卽對曰日前

兵可撤今則斷不可撤復問曰誰可任公又對曰臣料河

桂必能竣事乞專任之

純皇帝良久曰汝言是朕意決矣留京事重汝卽日回可也蓋公晚年

純皇帝眷注益隆信任益篤事或有待公而決者卽此一事可見公自奉極儉所服朝珠無值十金以上者故纒斷卽弃之不更拾取卒之日肩輿已詣東華門忽悶而仆額駙福隆安以聞

純皇帝急臨視之及門聞已卒哭而入蓋始終倚畀之厚朝臣無有過者實公之盡誠有以致之也公之前爲大學士者高安文端公朱軾最著立朝大節多人所不能及以承聽未審敢俟異日次則協辦大學士興縣文定公孫嘉淦大學士海寧文勤公陳世倌文定公每事必廷諍純皇帝輒曰汝又以古大臣面目對君矣文勤公每值民間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

純皇帝輒霽顏聽之必笑曰汝又來爲百姓哭矣亮吉敬釋二語

純皇帝禮貌大臣及二公之忠盡抗直均有古君臣所不能及者國家重熙累洽億萬斯年職是故耳紀文正事因并及之文正前一事河南人皆能言後一事亮吉在上書房行走得之餘則同里貴西兵備道趙翼以中書值軍機最久以目所覩者爲亮吉言用敢錄入焉

書裘文達遺事

裘文達公名曰修江西新建人余入詞館距公卒已二十年不及見也然余所蒙識拔者皆文達所識拔之人時時告語曰裘文達某事某事云爾公賜宅在內城石虎胡

同購一軒名好春退直所憇賓客門下士往來者于闈人
悉不關白徑入此軒若已退直則公必坐軒左右若待客
矣一日值歲小除諸人者咸詣軒與公餞歲忽司闈者至
公側耳語公大笑曰戶部堂官歲盡分飯食銀兩亦不可
告人耶卽命挈一囊至瀉出之皆庫貯大定兩五十公數
坐中客若干令各懷其一曰諸君年事大窘卽以分潤耳
數不足復命入取之徧給乃止公食指旣廣又賓客常滿
坐值窘乏亦時時斷炊一日過午尙未具食坐客有愠者
公覘知之卽出語曰諸君他日皆餞天廚頌克食之人豈
矜矜于裘某之一餐乎且主人亦尙未食不獨客也客意
乃解

純皇帝眷公時得召見公奏事畢則必言各衙門人材曰
某人勤某人幹事某人擅文筆是以公在部及掌院日翰
林諸曹司遷轉最速由公推轂勤也時公房師大學士蔣
文恪公溥亦極愛士肯爲寒素地有揭薦牘來者悉館門
下未嘗拒一人其掌書記者卽公所引入一日公入朝遇
文恪公公曰有一孝廉在都候選所學極優師留之乎文
恪唯唯公知文恪性濶達賓客多寡皆不甚措意明日遣
一僕徑送孝廉入文恪邸第屬僕曰弟送詣某書記廳云
昨已面語相公相公屬留客耳僕致公命出書記某卽挈
孝廉巡歷聽事側兩廊見屋比櫺悉客館內一室門獨啓
遂徑入見榻上亦有臥具遽命僕撤出貯聽事中語孝廉

曰君行李至卽安置此但出必須鍵戶慎勿啟也又一要語相屬君雖館此實無一事不妨日出游衍然必須飯畢始出日兩飯亦無邀客者但聞長廊口有高喚者曰飯具矣卽速詣聽事食遲則不及孝廉遵其約每日飯畢卽鍵戶出遊約計復當飯則又歸歲值五日中秋日及歲盡前數日卽有老僕從三四輩挾巨囊至徧入客館見一臥榻卽置朱提一封標其函曰歲脩爲數五十若旁有臥榻則貯一小封爲數四以犒從者孝廉居文恪邸二年遷湖北一縣令始去在邸日未嘗爲一事亦未嘗一面文恪蓋踈節濶目如此然無礙其爲太平宰相也故因文達連類及之自數公以後風氣又變非鑽營競進之士及以賄交者不開閣款客矣前一事表布政鑒爲言之後二事皆畢宮保言之宮保自言愛才已不及公十之一二余識公子及孫好春軒者亦曾一詣焉

書李恭勤遺事

李恭勤公名世傑貴州黔西人自少以父官江北鹽場大使遂入貲爲巡檢由巡檢官至四川及江南江西總督內擢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

純皇帝屢欲以爲大學士有尼之者言公不由科目例不可官內閣乃中止然治行實有絕出流輩者以此欽

純皇帝知人余素不識公歲戊申四月在河南巡撫畢公沅幕府值畢公病亟公適自江南總督調回四川道出關

封素厚畢公欲入省之畢公知余與公次子爲同歲生也屬余迂公入坐牀側數語畢公憊甚余遂延公入就近聽事將飯公坐次余頌公江南治績公蹙額曰子過矣余爲江南總督非所長爲四川總督庶可耳請其故則曰兩江地大事劇主持者非一人三巡撫一漕督一河督兩織造一礮使巡漕權關復在外動皆可具摺上達以一人居十數大吏中遷就不可徑情直行又不可余故不能爲也四川不然舉十一府九廳九直隸州與諸邊內外事皆一人專之事權不分號令畫一故可爲也余又請其故公曰飯未至姑爲子述一二事可乎余唯唯曰四川自兩金川用兵以來又承制府福康安後徵訓賦斂無藝倉與庫皆若洗譬若中落之家非有一人率先蚤夜操作減省衣食聚聚粟則元氣不復余旣與司道以下設厲禁凡府州縣無事不得入成都卽以公事來者不得過日限不得畜音樂侈讌會不得飾輿馬衣服朝珠之香楠犀碧蟒服之刻絲顧繡者皆有禁余官總督數年未嘗讌一客成都將軍者新蒞任不爲置酒則太愬置則破例乘其家口抵任日饋一烝豚一燒羊使標下守備姚告曰本欲屈入署適聞眷屬至謹以此佐家讌屬吏自布政司以下亦未始爲具一飯惟屆歲除則先飭子婦及婢媪爲饌饌至十數斛歲首五鼓朝賀畢布政司以下皆集轅門督撫制嚴重屬吏至恐不卽見自正印以上解左右皆有官廳余因遣巡捕

官遞告曰汝曹爲朝廷出力久行且遷擢今總督爲汝發
兆也遂令佐雜官坐州縣官廳以次上令府廳坐司道官
廳皆食以饌饌余則出延司道至署共食食畢出堂皇先
受司道謁賀卽令府廳州縣等遞謁司道府廳禮畢告曰
元日俗例上司同官雖不接見亦必肩輿到門道有遠近
必日昃始歸徒苦憊從無益也况若曹亦有父母妻子歲
首例得給假諸君何不早歸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皆應
曰諾于是元日虛文往來俗例始革迨調任江南日倉庫
缺額者漸已填補布政司王站住力亦居多焉公尙欲語
而飯適至遂飽餐去後六年余奉命視學貴州嘗道

黔西公先以病告歸足疾不得行然入州境後見書院學

舍義田義冢等無不井井李氏先隴封樹亦倍修整詢之
皆公歸里後一一所繕造也未抵城數步公令兩僕扶掖
出迂于道左余急下輿揖曰何敢勞公公笑曰非迎學使
迎不徇情面之賢者耳余遜謝別去試竣復過公留話半
日時公相福康安由四川調督雲貴將入境語次公頓蹙
曰聞近日辦督撫行館竟有以顧繡貼地者侈風一啓他
日伊于胡底耶因歎息執手別未幾公亦謝世矣書此以
爲官大吏者勸

書朱學士遺事

朱學士名筠大興人以乾隆辛卯視學安徽延余及亡友
黃君景仁襄校文役先生學不名一家尤喜以六經訓詁

督課士子余與黃君亦從受業焉時先生請于 朝乞刊三字石經并求校明永樂大典由是特開四庫全書館披采遺佚校正缺譌凡宋元以來所亡之書于永樂大典編韻中輯出者亦不下數十百種實皆自先生發之也先生以讀書必先識字病士子不習音訓購得汲古閣許氏說文初印本延高郵王孝廉念孫等校正刊行孝廉爲戴吉士震高弟精于小學者也工峻令各府士子入錢市之先生性寬仁不能鄙下校官輩又借此抑勒并于定值外需索以是不無怨聲然許氏之學由此大行先生去任後二十年中安徽八府有能通聲音訓詁及講求經史實學者類皆先生視學時所拔擢夫學政之能舉其職者不過三年以內士子率教及文風丕變而已而先生之課士其效乃見于十年二十年以後若此先生每試一府畢必進多士教之值發放日辨色卽坐堂皇日不足或然巨燭畢事蓋先生本口吃諸生自一等至三等十名以上加以歲科兩試新進者不下數百人必一一呼至案前舉卷中得失利鈍詳悉告語又視其質之所近復教以讀何經習何義訓其初坐堂皇也轅門奏樂畢重門洞開學校各官巡捕官以及唱名抱案書吏各色雜役無不依次入肅立左右久之倦又久之飢遂稍稍散去日昃後惟學使及唱名者一八諸生執卷以聽者三四人餘則窺學使仁且不較細故去已無可蹤跡矣一日始過午學使與諸生方講藝忽

有戴笠策杖據案旁箕踞聽者學使回顧愕眙曰汝何人
何自至此曰余貿易者過署外值重門洞開無一人故聊
入散步耳語竟復曳杖去聞者無不傳以爲笑課士日亦
必終日坐堂皇令一童子饋食食竟童子即飛步去所與
談者惟監試校官耳一日語校官曰昨作一詩饒有古意
諸君幸正之因頰呼童子不應笑曰童僕不可恃如此余
獨不能入取之耶其簡率皆此類其降調入都也亦爲門
下士大興徐瀚所誤瀚卽司刊說文者蓄厚資後以飲博
蕩盡先生仍錄入門下衣食之卒不念前事云

書畢宮保遺事

畢宮保名沅鎮洋人以湖廣總督辦理湖南紅苗復接辦

更生齋文集卷四

湖北教匪往返籌餉及銷核軍需各項嘉慶二年六月以
勞卒于辰州軍營有 旨加太子太保 諭祭葬其

遺孤乞錢詹事大昕王侍郎昶立傳及墓道碑本末悉具
今特錄遺事數則得之翰林同官及公所自言與余所親
見者公生平之學其得力處在能事事讓入然公遭際實
亦半由此乾隆庚辰公會試未揭曉前一日公與同年諸
君重光童君鳳三皆以中書值軍機諸當西苑夜直日未
晨諸忽語公曰今夕須湘衡代直公問故則曰余輩尙善
書倘獲雋可望前列須回寓偃息并候榜發耳湘衡書法
中下卽中式詎有一甲望耶湘衡者公字也語竟二人者
徑出不顧公不得已爲代直日晡忽陝甘總督黃廷桂奏

摺發下則言新疆屯田事宜公無事熟讀之時新疆甫開上方欲興屯田及殿試發策試新貢士卽及之公經學屯田二策條對獨詳核遂由擬進第四人改第一諸君次之童君名第十一蓋是年讀卷官秦尙書懃田奏殿試佳卷獨多故進呈有十二本非故事也在翰林六載以久次充補日講起居注官值

上耕籍田講官惟籍田侍班與人因御座最近先是勵編修守謙侍班日行立欹斜侍 旨申飭是日復應勵侍

班勵窘甚知講官中惟公易制先一夕走公寓曰明日必須君代我我業語君卽歸閉戶臥倘誤不任咎也公亦不得已代之翊日

更生齋文集卷四

十一

上三推畢回坐 御幄中諸大臣依次出耕籍田在

上前者僅講官四員耳

上忽語曰布穀戴勝一耶二耶公立班在前卽出奏曰布穀卽戴勝

上是之因詢甲第又知爲第一人因 諭曰汝能詩乎對曰翰林職也

上喜卽以戴勝降于桑命題公頃刻成五言八韻詩呈進上稱善遂有意嚮用矣及己官巡撫復值

上耕籍田語諸大臣曰朕于此曾拔擢一人蓋指公也公性寬平官陝西久諸細事或弛廢適

上命原任大學士李公侍堯以三品銜署理陝甘總督駐

西安久不去意欲翻駁數案及鈞考諸屬吏公以李故相
也不敢與鈞禮每日平明卽撤儀從上謁到皆在司道前
李知公之敬已也厲威嚴不得發留數日意不憚馳去于
是諸惕息者始安嗣李以重罪逮入都公送之獨遠復執
手流涕乃別李在刑部獄語人曰一路來愛我者惟畢公
耳公之處同官友朋類皆若此然人不能學也公愛士尤
篤聞有一藝長必馳幣聘請惟恐其不來來則厚資給之
余與孫兵備星衍留幕府最久皆擢第後始散去孫君見
幕府事不如意者喜慢罵人一署中疾之若讐嚴侍讀長
明等輒爲公揭逐之末言如有留孫某者衆卽捲堂大散
公見之不悅曰我所延客諸人能逐之耶必不欲與其處

則亦有法因別構一室處孫館穀倍豐于前諸人益不平
亦無如何也公軍旅非所長又易爲屬吏欺蔽卒以是被
累身後田產資畜皆沒入官云

書杭檢討遺事

杭檢討名世駿錢唐人少舉于鄉乾隆元年以鴻博科官
翰林院檢討先生性伉爽能面責人過同官皆嚴憚之乾
隆中葉

上思得直言及通達治體者特設陽城馬周科試翰林等
官先生預焉日未中已得數千言語過臆直末又言滿洲
人官督撫者過多觸

純皇帝怒抵其卷于地者再已復取視之時先生試畢意

得甚方趨同官寓邸食忽內傳片紙出言罪且不測同官
恐促先生急歸先生笑曰卽罪當伏法有都市在必不污
君一片地也何恐尋得旨放歸先生家故不豐以授
徒自給主揚州安定書院者幾十年以實學課士子暇卽
閉戶著書不預外事又踈懶甚或頰月不衣冠性顧嗜錢
每館俸所入必選官板之大者以索贖之積牀下或至尺
許其么麼破碎及私鑄者方以市物兩手非墨污卽銅綠
盈寸然先生雖若有錢癖嘗見一商人獲罪齏使非先生
莫能解夜半走先生所乞救并置重金案上先生擲出之
不顧最不喜讀邸報里居二十年同歲生或積官至大學
士尙書總督先生不知也歲戊子劉文定綸適服闋特

旨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內召過揚州訪先生先生見
其冠服詫曰汝今何官曰不敢欺參預閣務者已數年矣
先生譴之曰汝吳下少年耳亦入閣辦事耶闕堂笑乃別
余年未二十省從叔邗溝始識先生先生見所擬樂府及
古賦奇賞之留語數日曰汝後必入翰林不可不知掌故
因日舉翰林故事十數則告之及余入翰林而先生所言
規制已大半不可行蓋不及三十年風氣之變如此先生
一歲必兩歸錢唐歸後無事或攜錢數百與里中少年博
左近望僊橋下時吾鄉錢文敏雜城視學浙中詞館後進
也一日盛暑張蓋往訪先生頭踏過橋下文敏已從輿中
望見先生短葛衣持蕉扇與諸少年博正酣文敏卽出輿

揖曰前輩在此平時先生以扇自障業知不可揜卽回面語曰汝已見我耶文敏曰正詣宅謁前輩耳曰吾屋舍甚隘不足容從者文敏固欲前先生固却之始尋道反文敏去諸少年共博者始從橋下出驚問曰汝何人學使見敬若此曰此我衙門中後輩耳遂不告姓名去書至此客適有過訪者見而笑曰不修邊幅與博徒戲若此尙足記耶余曰誠如若言然以視士大夫罷閑後日飭章服出入官廨干預公事並修飾輿馬僕從者以檢討視之不尙勝耶客尋思久之曰是當記是當記

書提督花連布遺事

提督花連布滿洲鑲白旗人以世職歷官貴州南籠鎮總

兵余視學此方始識之公性質直與人交有肝膽自言少時讀書曾習論語左傳襲職後乃輟讀學政例歲試武生童必移文所轄總督乞派副將以下一員監視騎射蓋立法之始恐文臣不諳弓馬故余試南籠所派適公標下參將余按定制正坐演武廳而參將及提調之知府左右坐公聞不悅日晚會讌公所尙愠見于余余笑曰非妄自尊大實向例若此耳況公不讀左氏乎五人叙諸侯之上語未竟公意頓釋後兩人者意氣合遂約爲兄弟時從弟顯吉留太守署中一日見公以公之官稱之公不悅曰吾與若兄交汝何外我耶因拉入署中令妻子出見歲時饋問若骨肉焉歲乙卯公當入覲半道適銅仁紅苗殺官吏反

貝子福康安以總督進勦檄留公隨營素稔公勇令結一營當大營前禦賊悉以勦事委公大營日宴會或雜以歌舞公則晝夜巡徼飢不及食倦不及寢苗匪又獸駭豕突或一日數至公竭力堵禦賊已退乃敢告貝子如此百晝夜須髮畢白余時報滿將入都以書別公復書曰事勢至此與君永訣矣他日史館中爲余作佳傳可也時公已擢提督加太子太保後半歲公禦賊山梁上轉戰益奮中巨礮一鳥鎗三旋墮入深澗中詬罵不絕口賊欲鉤出之乃自力轉入巖石下折頸乃死事定諸將弁百計出其屍則顛骨皆寸寸折兼失一臂特

旨賜祭葬并建碑墓上
余時正派撰進擬文字碑文卽余所擬進也公死事曲折

亦槩括爲叙入云

又書三友人遺事

汪中江都人少孤貧事母極孝家無書因日往書肆中緝閱卽十得六七補博士弟子後肄業安定書院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疑難數事請質或不能對卽大笑出沈編修志祖蔣編修士銓皆爲所窘沈君本年老後數日卽卒人遂以爲中致之其目之曰狂生狂生中議論故抑揚以聳衆聽時僑居揚州程吏部晉芳興化任禮部大椿顧明經九苞皆以讀書該博有盛名中衆中語曰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高郵王念孫寶應劉台拱與中是不通者卽指吏部等適有薦紳里居者因盛服訪中兼

乞鍼砭中大言曰汝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過望中徐曰汝再讀三十年書可以望不通矣中詎諾皆此類也然不沒人之實有一文一詩之善者亦贊不容口余弱冠後始識中中頗以有用之學相勗余始愧勵讀書今之有一知半解未始非中所激成也歲甲午余館揚州權署以貧故兼肄業書院中一日薄晚偕中至院門外各跨一石狻猊談徐東海所著讀禮通考得失忽見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輿訪山長甫下輿適院中一肄業生趨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並會至府中叩謁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領之不荅也中憤極從石狻猊下潛往拍商人項商人大驚回顧中大聲曰汝識我乎商人逡巡曰不識曰識向之

趨揖者乎商人曰亦不識也卽告之曰我爲汪先生趨揖者爲某先生汝後識之乎曰識之矣中曰汝識之卽速去毋溷吾事商人大驚然度不能奈何喪氣以去及余登第一月中致書曰足下與量殊淵如皆吾弟也而前後登第名次悉同老兄不出豈欲虛左以相待耶量殊者江侍御德量淵如者孫兵備星衍皆中所素厚中三十後不事科舉以選拔貢生終中爲文及詩格度皆謹飭過甚余怪問之中曰一世皆欲殺中倘筆墨更不謹則墮諸人術內矣其諱又如此一文一詩之善者亦贊不容口余弱冠後始

武億偃師人生而長九尺要腹偉甚善讀書成進士後常居京邸假朱學士筠程編修晉芳兩家書讀幾遍與人無

歎曲嘗欲學不動心法因時詣菜市口觀決囚冬月大決亦必早詣焉觀者數百人亦有蹙額隕涕者億獨色不變翁學士方綱與億有淵源億顧不喜之殿試日對策保和殿日瑄學士派收卷亦至殿中語億曰汝爲我小門生汝知之乎億忽怒抵几起曰此豈認老師太老師處乎欲拳毆之監試諸大臣呵禁乃止官博山縣知縣民愛之若父兄嘗以公事至濟南謁大府大府無心詰之曰聞君兄弟行居二億疑以紳官中事相諶也拂衣起曰知縣已無兄欲徑出大府婉謝失言乃止其罷官也大府亦知其枉欲爲入鍰捐復億不願也博山民固留居縣中亦不願然實貧不能歸因歷走諸鄉郡縣修方志授學徒以卒卒之

三月余自伊犁蒙恩赦還道出偃師見西郭外武氏先隴有新土阜心固疑之入縣問則億果先卒昨見者卽其新壠也億及汪明經事吾友孫君星衍爲作傳已詳列之茲特記傳所無者

汪蒼霖錢唐人少卽走京師以國子生客寧郡王邸數十年工詩及書王甚重之晚始得官爲江南句容縣縣丞歲乙未縣中大旱赤地數百里縣民無食者研石屑及糜土以食名石屑曰觀音粉後又掘蘆根食適大府勘災入境蒼霖裹數物示大府大府怒命跪行轅外一日晚復召入斥曰汝何官狂惑若此蒼霖伏曰卑吏誠狂惑然實不敢隨諸貪黠者病民欲于中流中作一砥柱耳大府笑曰汝

誠砥柱但砥柱太短也叱出之又嘗奉檄運米賑淮安水災終日立泥淖中分撥已盡賦災民謠三章乃反爲丞氣必凌出令上蒼霖年故長遇本縣令及他令率以弟呼之不拘俗格也賑災銀有餘令私分餉之大怒欲舉實令恐并入已者捐置公所備添賑以勞調江寧縣丞丞解在雨花臺側余以事至江寧必過訪之值蒼霖據案決事必命僕先引入內署決事畢始入曰吾不敢以友故妨民事也性佞佛余故斥毀之以博笑蒼霖必歷述因果及毀佛者所得惡報以相懾余亂以他語乃止嘗以公事赴吳門回舟與汪明經中同載二人者性並傲且其始皆歛產也泛論世次忽謂中曰余長君兩世中曰君誤矣余實君曾大

父行也蒼霖恚甚欲縛中擲揚子江以救獲免後余官京師聞蒼霖攝本縣事數年甚有聲時兒子飴孫歸試因札之得報書極言爲令之難與雪冤獄數事未幾聞蒼霖死矣以不得大府歡歷四考究不得遷

里張因果又嬰謝

跋簡州知州毛大瀛所致書及紀事詩後

文又

此手書一紀事詩二毛君守簡州城時所寄也君名大瀛寶山縣諸生善屬文及詩試輒不利五十外以薦舉得官教匪起湖北蹂躪陝西河南四川諸處大府奏君隨營以功擢知縣尋又擢簡州知州土賊復起君城守踰時援不至城陷罵賊不屈死距發書時僅五月耳君爲幕府賤奏

最工業此者二十年其在山東巡撫國泰幕幾十年國泰

者君在京邸時素識約爲兄弟者也出官山東卽挾之以行國性暴戾妻子僕隸皆若不可一日共居獨重君始終無纖毫芥蒂君質直嘗面數其過國受之不校也國盛怒時或至撲妻子刃僕隸獨得君數語卽解以是署內外事君如神明國亦飭所親下人奉君若奉己君或赴試則一府中環以泣阻其行若勢不可留則各囊金爲贈君一入試則所獲無美君亦隨手輒盡不餘一錢也在幕府日國四鼓卽促君起然巨燭與分校治官文書日出事始竣國讀書不甚分句讀顧酷嗜作制舉文日必拈一題強君其作方御史錢澧之特糾國及山東虧缺庫項也

上心動特命親信大臣偕御史晨夕馳往勘實其弟國霖

覘知之募善走者先半日馳抵濟南國舍皇喪魄時署中積金實無數因乘夜運入司庫及運司首府首縣各庫以補缺項然存金尙纍纍公解後有珍珠泉深丈許遂昇至泉側沉之後撫臣明興濬池尙得金數十萬蓋國贖賄如此事大露逮國入都下刑部獄治罪君亦隨入時以諧語寬解一日國檢衣底出一大珠圓徑寸授君曰留此無用以遺兄君曰弟事解後此卽可充貢僕無用處也居久之國忽得妄耗謂君曰事可無慮兄處此已久可暫出洗沐君乃出然國卽以其夕賜死君偕其弟入哭檢所爲珠已失之矣余識君在武昌總督署時同署復有吳門項君字直蒼忘其名項君故浙江巡撫王直望客也方王遭母

憂擁妻妾居會垣并日事讌會爲人所發王亦知罪且不測而積重貲至多因闔門召幕客散給之數或三萬五萬不等屬曰若無事歸我半事不測則諸君盡留之時項適省親歸不及預後數日至王嗤之曰日前少有分餉而君不來何運蹇若此項固寒士又極知足則對曰暴得重金不祥前日卽在亦不願預王笑置之居數日王甘肅匿災冒賑及監糧案併發卽日逮入都諸幕客竄已無影項獨送至鎮江王強項曰必送我清江浦俟登陸乃返項允之同舟渡江王忽慨然曰幕中某某吾待之極厚竟無一送我者今走千里反在君吾愧君甚因懷中出一硯曰此宋蘇文忠公物也籍沒時獨寶此不忍舍故尙在耳以贈君倘入都後蒙 恩不死異日必措萬金贖硯復賦詩一章贈項王入都卽伏法後項幕橐稍裕感王意別購一室貯此硯及所贈詩不一歲室毀于火硯及詩並煨燼後幕客得王重貲者五年內不病死卽子嗣天絕無一終饗其利者余嘗謂毛及項曰二巡撫者谿壑可謂不易滿矣至谿壑一滿而要領復絕徒使已受惡名而人饗其利計亦大左甚至饗其利者不身死卽嗣絕是貪吏之金與酖毒又何以異癸亥三月暴書得君此札跋竟復書此以爲服官者戒

新修蕩嶺道記

蕩嶺界宣歙間爲歙休寧太平旌德要道其高徑二十里

逶迤倍之大約道險澁南北合百里行其間者募莽塞天地藤蔓翳日月澗水牽石之礙路者隨地皆是且不特此陰翳晦莽則蛇虺穴之狼虎窟之盜賊奸宄竊發者亦必于此焉統計一歲中顛而踣以迄遭援噬攫網利刃白梃殞斃者常接踵兩府皆視爲畏途然舍此則無別道程君光國自爲諸生時由歙縣赴會城鄉試道常出此君貧甚一囊一繖恒自負戴蓋自上嶺以至平地凡數百休乃得至焉目見行道者之難心竊憫之自諸生時已立志修嶺上下道然力不及也後五舉不售遂儒而兼賈生計稍裕卽決意爲之薙莽鑿石削峯填壑危者夷之狹者濶之幾及百里以歙石易泐不可用本山石不足復自新安江肇載浙石青白堅久者補之長七八尺至四五尺不等皆隨道之廣狹築之咸自履勘不假手于人蓋蓄數十年心力甫得就焉卉莽去則搏噬者無所容道路夷則奸宄亦無可托足于是行者始不避晝夜不慮霜霰霖雨徃反百里均若行庭宇間又慮道渴力乏之無所憇也嶺半本有舊剝狹陋過甚復興工庀材築樓數十楹自此行者有所憇渴者有所飲募夜者有所棲宿而君之心計亦瘁矣嘗讀宋史南康軍有大庾嶺道尤險阻宋嘉祐八年蔡挺提刑江西兄抗漕廣東乃淘土爲甓各甃其境仍夾道種松以休行旅又立梅關于嶺上以分江廣之界夫同一嶺也抗挺兄弟以兩路持節使臣集十數州之力發官帑驅遣民

夫然尙數歲始成人猶詫爲盛舉今程君以一諸生不假人力數百年來兩府人所欲爲而不敢爲不克爲者竟以一手成之其智勇又豈抗挺兄弟所可同日語哉語曰活千人者當封率計一歲中行是嶺者不下十數萬人嶺道之成其堅久可垂四五百年則程君之所活者人數又不可以億兆計矣君儒者固不祈報然天之所以報君者必有在也君卒後四年余始自旌德以事赴歙道出于此感君德在人而又恨不及識君也爰爲記修築歲月以貽來者云君之子文選郎振甲在京邸時與余善亦能隨時修整此道不使圯壞庶幾能承先志者

洋川毓文書院碑記

更生齋文集卷四

十三

洋川毓文書院者旌德縣洋川鎮人譚君子文所勸建也君以勤苦起家有貿易在廬州府之雙河距家五六百里君徒步負行囊數日輒往返以爲常五十後家稍起卽割其資之半勸書院于鎮之洋山費白金二萬有奇縣固多富人十倍數十倍于君者不下二十家倍君及與君等者不可數計始皆笑君所爲及書院旣成走數百里延師儒之有名者主其事而折柬招江以南四府一州之士肄業其中購橫舍百間各有床几各置戶牖庖湢負笈至者若家焉規畫井井與江南北都會之地所創建者無異君又節齋衣食時市珍異以饋師及生徒之勤學者簡省日用購經史子籍各書以貽多土之能讀者于是始之笑君者

亦均遣子弟受業焉君自幼時已棄學爲賈然性酷嗜書一日輒兩至院中聽諸生讀書聲以爲樂院中自講堂及橫舍外又就岡阜之高下曲折建爲亭館廊廡有塔焉以備遠眺有樓閣焉以備文讌游息蓋勝于君所居室遠甚余自戊午歲以弟喪乞假歸君卽請于大府欲乞爲課士師然未久余復入都又以罪戍伊犁不果至也及自伊犁歸之二年君又遣家孫來以前約請余感君之意又以地居萬山之中可借以避讒謗遠塵雜也館于是者二年君暇日請曰書院之成不可無記記又非先生不可余諾之君名廷柱年已七十一次孫正治已補博士弟子亦勤學有聲蓋君能爲人所不能爲又使數府士子藉此以知實學勤踐履則君之有益于其鄉者又豈僅賑饑卹患葺橋梁施醫藥一時之事而已哉行且食其報矣嘉慶八年歲在癸亥三月望日陽湖洪亮吉記

亦均遣子弟受業焉君自幼時已棄學爲賈然性酷嗜書一日輒兩至院中聽諸生讀書聲以爲樂院中自講堂及橫舍外又就岡阜之高下曲折建爲亭館廊廡有塔焉以備遠眺有樓閣焉以備文讌游息蓋勝于君所居室遠甚余自戊午歲以弟喪乞假歸君卽請于大府欲乞爲課士師然未久余復入都又以罪戍伊犁不果至也及自伊犁歸之二年君又遣家孫來以前約請余感君之意又以地居萬山之中可借以避讒謗遠塵雜也館于是者二年君暇日請曰書院之成不可無記記又非先生不可余諾之君名廷柱年已七十一次孫正治已補博士弟子亦勤學有聲蓋君能爲人所不能爲又使數府士子藉此以知實學勤踐履則君之有益于其鄉者又豈僅賑饑卹患葺橋梁施醫藥一時之事而已哉行且食其報矣嘉慶八年歲在癸亥三月望日陽湖洪亮吉記

受業譚時治校字

更生齋文乙集卷第一

陽湖洪亮吉著

天山贊

自涼州以西抵伊犁凡七十餘里地勢積高天形轉下其橫亘南北界畫中外戴雪萬仞排雲百重半嶺以上靈禽不飛百步之外晴霏尚炫者皆爲天山亦名雪山北人所呼爲祁連山也夫天者特積氣耳今祁連諸峯尚有出積氣之上者又況外則磧鹵中藏秀靈松栢芝菌延年養生之藥無一不備寒暄晝夜風雨晴晦之節與外適殊縣溜飛瀑高逾石門雲液石乳百倍天目而世人不知逸客不之訪者豈非以徑路絕遠逾流沙瀚海火山風穴之險始足以盡其奇耶且漢世雖嘗通西北國矣然票騎泥野挺劍持戟旣無意于搜奇博望定遠鑿空進孰亦不期于攬勝是則天地之奇山川之秀寧不待千百載後懷奇負異之士或因行役而過或以遷謫而至者一發其底蘊乎夫太華太室僅中土之奧區南條北條又此山之支絡後爲之贊曰

積高惟天誰能企焉抗不相讓實惟祁連首沐塔里足排居延萬古積雪無人及巔其標挺外其秀貯腹松栢撐拄高出若木我登支峯意欲濯足洪流洶洶斜出飛瀑

瀚海贊

自嘉峪關以外皆屬戈壁古所云瀚海亦曰流沙亦曰大

漠亦曰鹽磧今畧計之玉門敦煌安西哈密巴里坤奇台
古城薩木濟阜康烏魯木齊瑪瑙斯呼圖壁綏來精河伊
犁之頭台二台三台以迄鎮堡所在三道溝疏勒泉格子
墩長流水松樹塘菩薩溝肋巴泉三箇泉木壘河安濟海
滋泥泉四十里井蘆艸溝等有水艸者不過二十餘處餘
皆戈壁也平沙漫漫寸土不入極目千里殊無遁形陰陽
未分霜雪不積禽畜則四足二足以上艸木則一寸二寸
以下飛鳴杳然萌蘖顛絕水泉則遠至三百里五百里方
可負汲程途則久至二十日三十日亦皆露宿甚則怪火
時出光逾日星陰風倏來勢撼天地鳴沙逐人則迅雷無
其厲也飛石擊客則霜刃無其銛也烏乎此亦天之所以
限中外而域南北乎蓋凡不火食而露處前後至六十日
方抵戍所爰爲之贊曰

沙行如龍欲出天表昆侖束之怒氣猶矯冥冥日月有暗
無曉人行著沙如螻之小一風排空車軸競飛十里五里
愁無據依白氣周匝元雲盪摩時出丈火曾無勺波

冰山贊

伊犁之南渡渾河五六百里有冰山焉俗名八達坂爲適
葉爾羌西藏要道其冰一日數拆亦終古莫解高撐層霄
下絕九地能分軫陰陽回轉日月過此坂者必以子夜人
馬半道亦輒聞天傾地裂之聲或竟有陷入無聞者開合
旣倏孰窺神奇呼吸未周已判人鬼每星郵羽檄取道子

斯雖蚊行蠹步蛇狂魚孽咸震慄失形回皇墮魄然舍此
以往別無他道若天風不鳴月魄晃朗涉其巔者又輒聞
百丈以下弦管絲竹嘈嘈並舉聆其清聲絕肖子夜或以
爲流澌沙石上下搏擊其幽咽吞吐響或類斯亦卒莫究
其奇矣主宿頓者必日撥回戶二十鑿冰棧冰梯以通過
客余偶隨將軍至此既訝其靈異又莫測幽隱爰爲之贊
曰

淨海贊

陰陽顯晦倏爾萬變飛仙失足亦墮無間冰梢爍日波末
閃電清商夜聆奇鬼晝見危茲達坂高乃百盤南馳于闐
北走大宛洵洵隆隆地軸半折熇熇爍爍天宇五色

未至三台數里有水焉廣濶可五百步深至無底有島嶼
無委輸不生一物不染一塵投以巨細頃刻必漂流上岸
土人稱爲西方淨海譯名賽爾謨淖爾是也余自烏魯木
齊以來盟沐久廢又欲休馬力日步行半程足亦爾栗驟
聆此名殊愧塵垢爰稅駕路側餐白雪以洗心藉行潦而
盥手然後進焉則見百樹之葉隨雲外馳四山之禽擘霰
東邁若有所避不容稍遲心始異之及抵其境則西南北
三面盡皆雪山中波外沙儼欲分界流旣百折緣若再染
怪石林立頽峯斂容晷刻已移心形並激歸途則又值仲
夏上旬涼風蕭蕭弦月欲落攜此枕簟坐臥岸側不復就
舍館矣山寡別木惟松之竦而上者岸乏雜艸惟莖之翠

而圓者塊坐無事因歷數字內靈川秀整笠屐所至者或
同茲幽奇實遜此邃潔誠西來之異境世外之靈壤矣爰
爲之贊曰

雲分電擘山空月華中有綠海旁周素沙奇峯倒影幽艸
舒芽時飄遠磬時墮空花百步之外靈禽不棲十里以內
驚塵詎飛赤日縱炙元霜不墮庶幾成連抱琴來過
與崔瘦生書

瘦生足下昨攜屐過訪足下已遊吳門過梅里布帆東飛
悵望不及屈指歸棹尚無期日高閣雨坐益難爲懷整理
故書因得足下南溟之詩鄂渚之札諷誦往復詞旨悱惻
不報足下久矣足下得無恨乎然僕與足下形踈意親貌

遠神近前在絕域尚時時真夢左右況今得暫同里開乎
足下此歸寄居密親之所僕不喜詣人足下所知也然僕
亦有性所樂者嘗以爲黃金可求難者素友白璧尚碎況
乎浮生故每逢良遊或值勝侶覽畫不足續之以夜又遭
罹憂患悟徹生死妻子田宅均非挂懷惟遇一竹一石一
花一艸苟有賞心之境皆存沒世之想况春社以後上已
以前江南水鄉景尤奇麗花始破萼禽皆出巢天浮淺青
水作深綠梨桃萬樹紅白競放薺麥百里青黃雜鋪時時
獨行故擾野鵲往往高詠多穿白雲或輒遇知舊縱眺幽
遠行童攜壺每挂深樹坐老布席偏臨曲波摩挲花朝睥
睨寒食溪魚煮綠園笋鋤青酒白風簾蔬紅雪徑當午讀

史凌晨注經攜朋日昃語鬼宵半竄晝夜之觀極淋漓之
致其樂本可以忘死乎頃歸田以來被服粗陋惟于滋味
尚不盡忘然而霜前斫贈人效其方雨後墊中世傳爲法
每至屢市兒童隨之伺其語言競相傳播則亦不知其何
意也自念身歷九死足踏百險而筋力尚健神明不衰徒
步之遊尚可百里又回顧同輩年齒相若尚有應童子試
者而僕轉憶疇昔已忝擢上第回翔 禁林出則握節方
州入則侍經帷幄雖年未至老人皆以輩行尊之且少耽
訓詁粗識吟詠執贄之鶩盈于軒墀問奇之酒充塞庭棟
訪竹別墅多留劇談尋花東鄰咸喜過望雖灑掃應對教
非西河而磨礪切磋士半北面亦何幸哉亦何幸哉伏念
前之所歉者生平好遊宇內靈境十祗臻七以爲當待之
來世耳昨歲忽發狂愚當斷腰領

聖恩高厚宥之以遠單車疲羸卽日上道有司不知敦迫
萬狀遂以十二月六日北出嘉峪關奚奴脫逃死友訣別
長城以外復判人鬼天地改色星日不耀積雪百丈流沙
萬里汗血之馬兩斃于道僅抵戍所沙河同海飛冰與天接
又或怪火四出燒雲皆紅狂風歷時衝斗盡黑龍蟬成陣
飛如猿猱山魃出遊勢挾風雨念所不到目能逢之夷堅
志奇曾未及此顧肩背所荷戈猶未溫赦書星馳已過百
驛天地之德厚矣日月之照普矣行路感泣又況身受若
乃一出入里歷三萬顛而復起僵而復活者正不計數

然宇宙荒遠之態人世訝諤之境無怪不搜無險不歷方得稍弛負儻歸臥林壑賓朋驚呼妻子雪涕百日之後神理始定欲求良工圖所經歷午枕初貼爰成臥遊宵魂不寧尚厯關塞杜門省過沒齒戴

德暇卽約束子弟課以耕讀冀同齊民時納井稅期于未死之日不辜

國恩奄忽之餘無忝生我願斯足矣嗟乎自非親愛如足下者亦何敢剖肺附出心曲以相示哉足下哲昆二人亦舊相識仲爲婚姻伯則同歲然皆馳騁

皇路雅志用世束帶終日腰嫌其疲文書滿前手倦于寫與僕雅趣不同亦各行其志也獨足下旣精楮墨不事科

更生齋文集卷一

六

舉終日靜坐時而讀書陳編朽腐輒得奇趣又性非泛愛交必擇友如僕之外投分絕少每與相對輒至厯時言笑宴宴信誓旦旦僕之所絕心折者僕又何嫌于足下哉俟足下歸尚欲綜生平所著書其旨趣意向有子弟所不及知者一一告之足下庶後世知其本末耳穀雨旣屆庭花亂開歸期若遲恐值風雨

遊京口南山記

余自返遐荒卽思屏跡徒以邱壠在望松楸未盈縹緲滯前讐校待畢以是尚局跡塵市偶影妻孥然比之再曩之木對林樾而顏慙拔心之艸值樵蘇而志惕勢使然矣杜門省愆遂已閱歲今夏六月始近爲百里之遊避暑焦山

者旬有六日此山產于江心四面遼絕東瞻海門百里而遠晴雨昏旦心焉樂之獨恨無奇石峭壁可以跨凌晨辰隱顯日月且半山以下土氣純濕蛇虺入波黿魚上岸幽翳荒遠非能久居初秋復泛太湖遊洞庭東西山往返浹日然石公奇矣而巖壑殊淺林屋邃矣而奧窔太深一則參居半天易盡一覽一則深入九地回皇萬端蓋緹幽鑿險之方非養性樂生之境矣若地近而勢阻迹幽而心逸者其惟京口南山乎夾山招隱鶴林皆六朝以前舊刹也益之以蓮洞之幽奇獸窟之雄峭八公之清邃九灣之曲折山不甚高而石脈萬竅水不甚廣而泉靈一孟林壑之冥無心自呈日夕所需不求已給升山采菌便可盈斛沿

境拾果先能滿懷故人馳書時貽京口之酒同學問字頗饋新洲之魚此則京峴左右實包良積書之巖瀾湖東西爲龐公上冢之路不亦去住兩便心形俱逸哉夫人生恒幹七尺有所自來浮蹤百年倏焉已往而必欲于闔闔之中房闔之內奄然待盡識者惜之此昔人所以寓悲于鐘漏寄興于駒隙也遊凡三日同遊者僧三人焦山方丈巨超攝山方丈今退居放生池靜室慧超夾山首坐恒讚導遊者僧一人吾鄉天寧寺知客禱雲也是爲記

天風動地水氣漫山月缺窺牖星踈掩關禽聲分樹蟲響各灘初芬巖桂猶芳砌蘭疲蹤暫歇獨宿與聞

前惟竹林此則經藏百盤斯陟八牖以曠披帷孤眠攀樹
遙望沙日以飛江日以漲金焦兩丸如流岸上

右藏經閣贊

松濤驅雲竹屋披霧花纔破暝石已斷路如古畸人中舍
盛怒嶽寄厯落底蘊悉露一寸靈臺湛然可觀

右獅子窟贊

桑下三宿松間屢來崖虧日漏樹劈門開花光作鏡香霧
成臺雲心顛剖石脇疑摧人方躑躅鳥亦徘徊

右蓮花洞贊

雖無樵踪時有墮果雲從東來影赤如火幽禽欲出密葉
深鎖蒼蒼八公終古常坐庶惟淮南配此江左

右八公洞贊

良朋雨絕飛鳥星散攢峯霧隱突谷霞爛我思古人夜半
始飯裁紅爲羹剪玉作饌山僧製秋海棠玉簪花作羹殊有風味風鈴乍歇

星閣已旦

右深雲菴贊

初陽上山行客下嶺繩幽匪奇恍墮晉井青蒼既合日月
斷影披帷一僧意若修省殘燈熒然蜥蜴據頂

右招隱寺贊

飛仙故址選佛名場山頽以曲徑削而長千年花朽六代
泉荒猶餘紺壁都帶斜陽瓜花繞屋復此深黃

右鶴林寺贊

遊消夏灣記

余以辛酉七月來遊東山月正半圭花開十里人定後自明月灣放舟西行涼風參差駭浪曲折夜四鼓甫抵西山泊所爲消夏灣者橘柚萬樹與星斗並垂樓臺千家共蛟蜃雜宿雲同石燕竟爾回翔天與白鷗居然咫尺舟泊水門岸來素友言采菱芡供其早餐頻搜魚蝦酌此春酒奇石突兀乞題蟲書怪雲窺人時現鱗影相與縱步幽遠攀躋藤葛靈區種藥往往延年暗牖栽花時時照夜晚辭同人獨宿半舫蓮葉千幹遊魚百頭怪響出波奇香入夢蓋至夜光沉壑湖浪衝霄悄乎若悲默爾延佇此又後夜漁而燕息先林鳥而遄征者焉是爲記

遊城北清涼山記

更生齋文集卷一

九

夫葦葭盛則唵蟲集矣雲霞生則爨煙絕矣猶復紺宇斜出瞰臨流之舟青藤上緣接過嶺之樹于是縱睇幽遠悼歎今昔連山青而百里夕陽紅而萬狀艸露炫目天風振衣聲搖鵲巢影入雉堞蓋曾不半日而城北之勝已俱覽焉菴名隱仙樓則掃葉北登翠微之亭西泛莫愁之艇升阜陟岡遊禽輸其捷鳴榔鼓棹潛鱗訝其狂陰谷蔽日流螢已飛長林無風密葉自下金粟數樹與松花競香秋棠千株共玉蘂比潔冷泠瑟瑟涼生秋初寥寥蕭蕭境出塵表興盡而返途窮乃歸經黃公之酒壚亡友黃仲則寓瓦棺寺最久指徐君之墓樹謂袁大令子才歡悰方延哀緒忽振蓋數君

者靈爽尚接笑言如生而墳土已三尺矣旣傷曩遊復念
逝者同行孫君星衍汪君爲霖陶君漁悅亦並有懷舊之
感相與彈琴賦詩盪此哀鬱迨至白日入地紅燈燭天始
復聯騎以前接坊而過臻于快園復預雅集亦庶幾曩哲
投轄之旨古人秉燭之義焉是日也孫君等各賦詩而亮
吉爲之記

右隱仙菴贊

萬樹蔽谷朝曦不通青苔緣堦直至閣東僧飯一盂案有
鳴蟲秋燕睇之低飛竹叢誰開西窗天風掃空

右掃葉樓贊

清涼之西壁實陁絕一亭橫空揖日及月高攀雲衢下俯
石窟松杉千樹沿逕蒙密人行旣難鳥亦數歇

右翠微亭贊

樹杪見水行殊周遮入門登樓東西采霞斜陽新月分照
十家白鷺之渚偏樓晚鴉古情乍鬱回路方賒

右莫愁湖贊

遊幕府山十二洞及泛舟江口記

余以辛酉秋仲送客白門事畢欲歸吾友孫君星衍送我
臨江之渚時日乍過午相與舍舟登陸攜一僧一童徧歷
幕府山十二洞厓層岫衍川虛谷靈雲淨景沉林隱花顯

遂爾心遊于虛神會于默光景倏忽遊蹤回皇蓋僕行天下多矣川陸之勝寓目八九巖壑之美羅胸萬千顧茲賞心久失交臂未嘗不歎江表之境至此極焉其峭也如斜行升天遽握斗柄其邃也如再轉入壑先聞颺輪其紆也如蝸角已出仍盤羊腸其險也如熊嶺甫離更入虎坎又或石頂裂穴形如彈丸厓旁闢扉削若永巷衆壑旣美層田亦奇其高低不齊赤白閒出如墮星而圓怪火而裂者名曰榴田其入地而紫逼天而青懸厓挂壑五色濛冥者名曰薜田其榦虛而員節厚而錯叢生水窟迸出石腹者名曰竹田虬枝崔葢兩兩夾擊不風而吟聲出金石者名曰松田隨波離離影界水陸下拂魚尾上翬鳥足者名曰葑田以此五田間茲十洞遂復隱顯不測涼炎互殊削壁萬仞腹背裂而通樵浮雲數重中央虛而過鳥樓臺東西以雲氣爲界畫巖岫曲折準鳥巢而升降梨桃多于粟米魚蟹富于蔥韭者焉晚日汪君爲霖孫君星衢接踵而至于是蠟屐旣停蒲帆又舉載酒涉險並舟浮江霞采極于新洲風棧生乎瓜步激電搜海魚皆上潮寒星點波豚不拜浪螢光浮沉沿岸遠近飛羽啁晰隨波上下半圭之月倏爾西行雙槳之舟逝將東過小史羌笛長年吳歌矢晨露之詞衣夜行之錦樂且無極舟行不停視謝公之于牛渚供奉之在采石殆又過之蓋較量絲竹所以陶寫性情指揮煙雲亦以跌蕩山水古者之樂旣不讓夫有逢後來

之遊庶可貽于無盡此又山靈鑒之江水司之者矣是日
三鼓遂濡筆而爲之記

陰房不晨夜壑無晝莓苔中滿蝙蝠四走巖腰偶開日躔
忽漏危泉爭涌怪石獨瘦人行無聲龍蟄其右

右三台洞贊

四山流雲競入一門貯之不盡時復吐吞巖巒積勢藉此
作根幽扉半開上有掌痕風泉夜朗煙景晝昏

右流雲洞贊

一石作壁孤凌青天衆峯西來意態亦閒山腰出樵翁訝
其仙危轉百級無能及巔誰于幽絕嵌此華軒

右永濟寺贊

更生齋文集卷一

十一

天與水泊曠無端倪一峯將頽四壁絕依如鳥而翼亭亭
欲飛再轉翠壑孤升丹梯月露渥頂天風灑衣

右燕子磯贊

青芝山下卜鄰圖記

夫煥館涼軒可以適體矣而必委心于邱壑佩玉垂組可
以章身矣而或寄意于樵漁是以朱門之內奇石因而磊
砢丹楹之旁珍鳥于焉翕集杞梓構室必名之曰艸堂檀
欒斲窗爰號之曰竹屋于以知宇內之榮觀必參以塵表
之遐想始足盡幽奇歷落之致乎然其道亦有二焉山陰
若邪鄭公采樵之里也襄陽峴首習氏種魚之宅也或因
彼故廬創爲新構釣遊所在鱗羽因而改觀乘梓之邦魂

魄以之生戀此則仁人懷土之思也抑或齊國男子忽遠
占乎富春平陵高隱乃借廬于吳下東嶽道士至西嶽而
幽居南山丈人或北山而訪宅以彼勝懷未妨隨地則達
人夷曠之致也若賓谷先生青芝山下卜鄰圖之作倘亦
是乎雖然先生嘗雅意于西谿矣就萬樹之梅于焉築室
擘于枝之藕遂以蕩舟亦實極左江右湖荷陰面陽之勝
覽焉未幾斧斤不戒名勝久虛孤山之崔嵬爾移巢靈渚
之魚從而徙窟而必欲就十畝之乘爰構百人之舍識者
以爲過矣此青芝山下之所以改卜也其地也環之以笠
澤拓之以吳淞極之以巨浸有海飛天盡之觀焉其山也
引之以天平扶之以硯石達之以包山有雲興霞蔚之槩
焉又且土膏之沃畝或數鍾山木之饒枝皆十丈采蛤之
港通于螺田撈蝦之渚開以蟹斲香成海而百步魚跳波
而十里此實海濱之奧壤山側之幽構焉樂子蓮裳萬子
廉山鄉里素心漁釣之舊侶也心期有年結鄰此日于是
衡宇在望笠屐互通分明月于檐前合湖光于鏡裏如欲
學道飛舉則靈威之丈人如欲泛宅浮家則天隨之逸客
有不應念而至招手以來者乎況自湖而西卽僕蓬茅之
宅也挂席甫竟已抵乎溪橋芒屨一攜便通于竹徑縈中
冷之泉煎顧渚之茗市南潯之酒烹平望之魚相與登穹
窿陟縹緲看雲半起眺月初升讀畫崇朝鳴琴中夜述燕
臺之軼事則耆老咸驚創吳下之新聞則儒流過訪蓋紀

事之筆與垂綸之竿雜投學仙之書共經驗之方兼野洵
可償塵勞于夙夜生神智于俄頃者也是爲記

姚春木萬里圖序

夫志在用世者朝辭衡門算睨魏闕徘徊九衢之上躑躅
正殿之側倘十上書而不遇則以君門爲萬里者矣志在
出世者冠星冠服羽衣餐日月之始光蘊陰陽之宿火倘
丹丸轉而未就則又以碧霄爲萬里者矣若是者希難得
之遭冀未來之遇霑體甫竟卽雅意于遷除齋心不能遽
縈情于冲舉其爲萬里不愈遠乎若夫羈旅行役之萬里
也悠悠我思烝烝在疚卷回風而逾迅見曉月而亦怨嵩
華債而不賞其奇峭而厭爲紆回滄溟在目不覘其汪洋
而畏彼危險秦髮元于越地楚足繭于燕郊此則朝吁暮
愁月怵歲傷之萬里也至若放臣逐客之萬里則又可言
焉縲絏未除出國門者數驛薪爨旣絕距沙漠者百程天
非敢呼而蒼蒼者目已極地豈能縮而莽莽者脛已疲山
鬼一足同其步驅妖禽九頭引爲弔容此僕之所身歷者
也若足下萬里圖之作也無前之覲倖無後之艱辛英偉
絕特之槩于枕席便安遇之驚心動魄之觀于眺覽從容
得之此則奇福種子生前而壯遊成于俄頃爲古人所絕
無僅有者焉蓋足下齒未及毀譽已起于門庭冠甫可加
名先墜于遠邇從宦則瑀戈元甲洗兵于岷岷遄歸則赤
米白鹽裹糧于梁楚秋賦南北恣其遨遊趨庭東西藉以

登涉果下之馬行遲速而靡計楚南之艇泛晴雨而不常
綵而論之黔靈劍閣足下陸行之萬里也長江洞庭足下
水行之萬里也太華之巔岷山之麓足下夢遊之萬里也
東海之靈奇南雲之浩渺足下神遊之萬里也足下貯四
萬里于胷中又且目之所及心能寫之心之所及手能達
之是則嶽有五不足罄其奇懷瀆有囚不足殫其逸趣竦
肩之侶庶有盧敖繼踵之儔或惟禽慶而已僕之遇足下
也在明聖湖之側足下之望僕也在祁連山之西遇亦可
謂奇而交亦可云雅矣然則萬里圖之序非僕之屬而誰
屬哉今日者杜門閒居飛鳥絕迹溝水旣斷舢舨之舟不
來園蒿怒生轆轤之屬亦朽去者如夢來者如塵亦惟借
足下此圖以爲臥遊之具云爾

三益齋銘及跋

持訪祕籍攜遊名山藜鐙校閣松明掩關秦鏡號齋漢瓦
製硯鷓鴣吻尚張龍蹲倘見

右漢瓦硯銘

其圓若升其陷若井殉茲日腹幾斷要領過期不貳悔或
可追庶幾斯夕視此雲雷

上有雲雷文

右漢銅齋銘

虹飛知姓墨潤識晦覘天月日視鏡向背胡文周郭古意
在鼻星仍暈綠字尚流漆

右漢漆鏡銘

三器皆漢物並二十年前于西安故市上得之自此常挈以自隨未嘗暫捨己未秋獲譴自請室出戍伊犁行既迫促衣履皆不獲具可云無長物矣而瓦硯漆鏡尙携以共行惟銅齋則時已戒飲獨付兒子賈歸庚申正月望日行未抵烏魯木齊五十里猝中寒疾欲死僕人已布籩條歛手足矣殘喘未絕尙屬從者以二物爲殉嗟乎可云嗜之癖矣夫古人患難生死之際妻子僮僕一不克自隨而杜伯山獨拳拳于漆書古文趙臺卿又諄諄于四賢之畫象何所見之不廣歟然古人亦有念微時之敝簾敗笥遺簪墮珥者或亦仁人不遺舊之一端也是年九月旋里三物旣已合弁因鑿卷施閣比楹貯之弁名曰三益齋而各爲

銘因以自傲云

夏正齋文集卷一

十一

擬小言賦

壬戌八月旣望有觴主人于西堂者薄醉偕諸生暨兒子輩升山椒穿石廊憩乎風雲之閣時酒渴思飲主人適遊九華歸攜霧露之茗因謂諸生曰有能爲宋玉小言賦者沃以巨薨諸生欣然畧一構思卽歷級而進汪璜曰體無形之妙質乘野馬以遨遊結廬蟪蛄之曉馳驅針穎之頭百離朱兮莫見寧象罔兮可求兒子符孫曰托迹飛塵之末遊覽秋毫之端偕童冠兮並往猶馳騁而厭寬罔繆楠曰細過輕塵萬物莫可方象眇逾毫末秋陽無以鑿形呂偉標曰馳萬馬兮秋毫巔嘆寥廓兮杳無邊呂培曰以芥

稔爲乾坤騁蟻穴之萬里行於其中茫乎百年莫得其止
呂璽曰極邊之國有么小之人統六軍以出戰渺一隙之
織塵揚旌拂天離婁莫覩其影大響振谷師曠未聞其聲
譚正治曰駕舟蠅髓兮若博望之探天河馳騁蟻腹兮若
章亥之窮地域猶恨宇宙實無窮怪其前者馳不疾諸生
賦畢主人亦曰揚一塵于蠅睫兮兀若昆侖之丘噴微噓
于螻鼻兮浩如滄溟之流析百分之芒穎建九層之危樓
眇眇乎新生之蠶末兮上已具乎山海九州而未已也以
遊絲之葦貫七曜與列星以鍼鋒之所值書廿史與九經
黃帝所不能識以杳杳冥杳冥茫然時睽其睛自少迄耄
睛晝月午究未嘗一見其真形諸生皆曰善因以玉川之
數前爲長者之壽諸生亦並得啜之譚正治呂璽復得倍
飲焉方欲抽奇思各賦大言日方半辰天忽晝晦塵颺鼓
其前雷霆出其內童豎股栗或向或背懸流百尺響若列
碓皇然慄然因不敢賦大言而退

勸學銘

友人構兩齋分授其二子并屬爲銘以詒之

焯掌刺股其塗本分一以希聖一思徇人氣食萬牛力馳
六驥吾何所師蚓用心一

力田銘

朝作夜輟志在闢壤帶經而鉏念已涉兩思收拙効巧所
不務布穀布穀耻學鸚武

陳姬吳荔孃壙志銘

吾友陳明經蔚有別室曰吳荔娘歸明經甫一歲而卒明
經傷之乞余爲志壙倉猝未果壬戌九月兩夜偶檢案頭
得荔孃所作蘭陂剩稿讀竟憮然曰是其慧業或可傳矣
曰據明經所作傳略爲之志曰荔孃福建莆田人父農家
粗識書義荔孃幼卽喜從父讀年八九卽學作五七言詩
黍室之智可云無師椒盤之詞是曰夙慧然性絕愛潔每
獨處一室其窗櫺几榻之屬光可鑑也香焚篤禱日必數
周米飯桃花晨無半合尤異者閩俗尙鬼荔孃獨不然歲
時自展敬祖先外無所拜也姚江幼女不事婆婆之神清
源小家尤嚴腰臘之祀其智識有過人者焉年十四問名
者踵于庭無適從也明經獨以後至得之迨結稱之夕卻
扇之辰明經方賦詩催粧而荔孃荅詩卽有嫁得江南詞
伯之句可云識所歸者矣時明經以將軍之殘客得仙遊
之麗人慕之者旣多妬之者亦衆于是遂挈以歸江南度
仙霞之嶺則嬌鳥助其清音泛嚴陵之溪則潛鱗訝其明
艷望鳳山而弔古過虎阜以聯吟樂事賞心于斯爲極歸
青陽數日明經卽有秣陵之行而荔孃邁疾遽卒年僅十
六未及與明經握手訣也嗟乎繁欽定情之詩士林方播
庾信傷心之賦鄉里已傳春甫半而先凋月未圓而遽隕
亦可謂悽愴傷情者矣明經葬之于九華山側原樹東向
不無情于故鄉唐蒙孤寡尙有懷于高格重爲之銘曰

生于海浦兮嫁于江沱降年何促兮賦才何多事君子兮
別所親志慷慨兮甫經旬一棺既闔兮詩亦焚以松爲壙
兮桂作墳庶靈光之不闕兮吾知其不爲九峯之月而卽
釀五溪之雲心者上壑既難持懷抱濟人之具者間適亦
乖本念益務其所急而置其所緩也是以少翁仕而百載
荒元卿歸而三裡治前語所爲卽後事之師也予幼孤貧
然亦嘗有大志又游磨師友飽飢寒讀黃得稍展尺寸以
報所天中年入官而志在補言語懇直又加以不識趨
避動乎事幾之至己未拜國師入
相遂以語

酒鍾于庭無地也之追結神之夕留
羽之辰明也即有姝得江南詞
相之句可云禮所將軍之殘客得仙遊
之麗人慕之者旣多于足遂孝以歸江南度
仙霞之嶺則嬌鳥助其清音泛巖陵之溪則清鱗訝其明
覽望嵐山而弔古過虎阜以聯吟樂事賞心于斯爲極歸
青陽數日明經卽有秣陵之行而嘉娘選疾遽卒年僅十
齣正猶文雲經握手訣也嗟乎繁欽定情之詩士林方播
春猷壯無疆壯不闕兮吾恨其不飲此峯文氏而卽
恨浪賺志翻令甫避令一令精亦焚以林令
生牛轉令效于北令判令何令規令木令送令事令昏令

更生齋文乙集卷第二

平生遊歷圖序

夫有用世之心者丘壑旣難挂懷抱濟人之具者間適亦乖本念葢務其所急而置其所緩也是以少翁仕而百畝荒元卿歸而三徑殆前喆所爲卽後事之師也予幼孤貧然亦嘗有大志又湔磨師友飽飮慈訓冀得稍展尺寸以報所天中年入宦而心性迂拙言語慙直又加以不識趨避動乖事機思之慨然時有退志至己未韓吳登國卹入都遂以語言文字致羅大辟幸

更生齋文集卷二

服以代銀章種青葱之蔬漸忘肉食又生平性嗜山水蹤迹所至幾徧寰宇鎚鑿幽險冒犯霜霰若飢之于食渴之于飲未嘗暫離自奉明旨不令遠出于是登涉之志巖壑之願亦遂輟焉壬戌長夏以暑疾卧更生齋年家子陸生過訪生固奇士尤工染翰稔予之好遊又陟歷廣也乞爲道生平之奇與怪俾錯愕可一不可二者留兩晝夜余隨所記憶絡繹告之生歸自以其意爲余作十六圖圖竣并乞詳本末于後遂各繫以贊前八圖爲及侍太宜人時內外所陟歷則腸肥腦滿志壯氣盛俯仰八埏凌厲一世之志概也後八圖則皆太宜人見背後事是又淒風苦雨震雷激電千態百狀萬死一生之境地無不備焉嗟乎

以壺丘待死之年叙高密畢生之事其達也亦嘗召對麒
麟之閣持衡龍虎之方錫謙而入承明抗言而驚三
殿其窮也亦嘗受誣牘上之業屢致窘里中之墨尿感异
品于園蔬泣奇溫于襖絮其動也亦嘗登五嶽歷九藪渡
駭浪而百重越龍沙而萬里其靜也亦嘗插架萬卷十旬
而卒業榜舍半畝崇朝而畢功蹤跡不可爲不奇耳目不
可爲不廣矣況身繼闕退而一世尙不吐棄陳幣者接于
戶問宇者踵于庭各位已盛求弁首之一言穹碑旣磨乞
銘幽之數字親戚藉其餘潤妻子因而不饑出覽百里則
道釋欣從後車閒登一丘則童叟歡爲捩杖又寧非再造
之後更生之餘蒙 覆載之德宗祖默祐而能若是乎

他日歸魂而上岱宗含笑而依親隴尙當爲泰山主者告
之弁述于吾父母及素所親暱者也午卧乍起作此報陸
生弁以爲序云爾陸生名伯才子國而不過山實百里
少而孤貧日祇一食言依外家大母之德紡牀左側毛詩
魯論幼不力學身餘杖痕烏乎杖痕雖平兮學未就安得
吾母兮再篝燈而口授

右南樓課讀圖第一主人六歲孤從母育于外家雖間
出從塾師讀然毛詩魯論爾雅孟子實皆母太宜人所
親授也又極爲外王母龔孺人鍾愛以樓後廡居之時
給其缺乏圖中後樓二楹正瞰雲渡太宜人坐紡牀中
旁列矮几一密排丹墨主人卽讀書其側几左復

傅光黑可鑑課讀暇卽蘸墨習書其上以爲常前後凡
四年歲乙亥舅氏始以塾滿遣歸後雖頻至南樓起居
外王母間或留宿然不復有課讀之事矣

兩頰我弄水嚙我門解樞繩而縛筏兮疑童性之猶存旬
不見日出兮竈已上樓池魚窺我閤兮願烹之以進羞從
中河而屢徙兮或經歲而一至摩挲老桑兮庶知我之三

世
其二十六

右北屋泛槎圖第二主人十一歲自外家遣歸卽從太
宜人居中河橋南賃舍其北屋卽主人始生處也旣歸
而北屋已爲季父所居遂別賃小樓二楹大池踞其後
三四月後淫雨則屋中水先盈尺主人以意製木爲槎

更生齋文集卷一

三

可旋轉出入圖中老桑一株半枕池上爲繫槎之所樓
俯逼鄰翁王氏宅翁老病不欲聞人聲以是主人之書
常默誦焉弱冠授室及補博士弟子員皆在賃屋中至
癸巳秋始奉太宜人移居城東白馬三司徒巷計居賃
屋共二十六年

蠡河之東無有岡與陵市聲嘈雜土氣鬱以烝聞有隙壤
兮闕不可以登伊誰築居無由而山有亭有塢兮終日掩
關侍親遊兮白露節中外羣從兮訖臧獲折名花兮盼新
月惟茲遊兮冠曩日

右山墅訪秋圖第三圖中所繪爲城北之青山莊徵者
爲翡翠堂高者爲麥浪軒曲者爲煙雨橫塘邈迤而折

者爲新月廊皆園中最勝處也先是園屬京江張方伯
适公子某能詩會大會大江南北諸名士于此園中諸
勝皆有詩紀事歲丁丑主人年十二曾隨太宜人與從
母暨外家諸姊妹訪桂一至其地時主人已受四經甫
學吟太宜人與從母會命賦新月廊詩不十年園凡屢
易主續後園主以逋官錢折毀迨盡今里中無復有勝
所矣

東迎春南顧唐一曲路風花香五月五日千舟百輿龍有
五色東西以趨采船南來兮月正皎盈前白髮兮不敢稱
老假辰良兮祝壽考燭光如山兮一川曉

右雲溪讌月圖第四雲溪五日競渡最盛歲甲申外王

更生齋文集卷二

四

母龔孺人始自江西官廨就養同年已越八十五月十
日太宜人暨諸舅氏從母爲外王母補祝合宴于畫船
歌舫中余時年十九與外家諸兄弟姊妹均得執樽俎
侍側時笙管呬岸燈光塞河里中人正爲競渡勝會徹
曉始罷太宜人與諸舅氏從母年並過五十酒半疊起
奉觴上壽外王母亦甚樂親串觀者咸詫以爲名家盛

事云

巢禽不起客先起竹杖棱棱注坡底蓮花高天都高天都
望蓮花始覺平梢梢一日不食一夕不食望之不來疑值
鬼與蛾我入門驚同人手足旣已僵不復吟與呻酌一瓢
餐數黍顏雖活氣尙阻我雖堅強不莽鹵我遊山愧爬山

虎山人陳某登山如飛俗號爲爬
虎山虎卽兩次導遊天都蓮花者

右黃山雲海圖第五主人壬辰年四月隨安徽學使者
朱先生筠歷遊黃山齊雲九華諸勝黃山視二山尤奇
天都蓮花二峰則奇而又奇者也嘗憶借諸同人自慈
光寺抵文殊院看雲海畢卽留宿山頂夜半知學使者
不能更上遂曳杖獨行先陟天都之半道梗塞不得上
至戊戌歲四月又從座主劉先生權之至此始備土人陳某直陟峯頂以補壬辰年之缺復回從間
道至蓮花絕頂久憇乃下學使已不能待先從文殊院
下山矣主人凡一日半夕不食方追及于雲谷寺履已
穿決衣爲荆棘所刺盡裂學使及吾友邵學士晉涵正
色規曰君遊山亡命至此獨不爲太夫人地耶余悚然
自此始不敢冒險獨行佩師友之規也

日不赤山乃赤曦輪著山淡無色我今得遊真定識同人
搖手我獨前瀑布千丈懸山巔快覽人世方升天自朝兮
及夕月初升兮日輪景金庭不死兮吾豈爲所惑我之嗜
山兮若飢者之食雁蕩欲遊兮除用此策

右赤城煙月圖第六歲丙申主人在浙江學使者王先
生杰幕府以八九月歷試溫台處三府因得遊天台雁
蕩兩山雁蕩恩遠不積窮歷其勝天台則會上赤城并
宿國清寺學使性謹飭又不嗜遊山以是值各勝所
在皆約束幕中人不令登陟余得遊二山實破格之事
也嗣學使爲主人庚戌禮闈座主主人性慙直屢以事

與座主執爭座主每曰此人當格外容之仍談及浙中
遊天台雁蕩舊事以爲笑樂

忽升天忽入地湖光碭燈影細龍爪畫沙童膽裂入以已
出以申湖風狂不渡人拏帆行帆破幅漁師顛舵工哭詣
何所莫釐宿波如山不見船出險語驚枯禪我裏龍腹君
蛟纏

右湖風破浪圖第七歲癸巳趙舍人懷玉率弟姪讀書
于穹窿山之茅篷主人以十月訪焉因約爲東西洞庭
之遊翊日拏茅篷僧一自胥口出湖日昃至西峰包山
寺宿侵曉棹小舟沿山麓至石公山飯飯畢卽訪林屋
洞洞逼窄且直下數十級勢已在湖底舍人有難色主
人因獨挈舍人一僕勝元束炬入洞怪偉巉刻千門萬
戶然祇可匍匐入百步悉不得仰歷金庭玉柱迄隔凡
壁削不得進剔炬小憇忽大聲從石罅中出勝元又于
沙水中蹶三爪巨跡濶可徑尺怖絕始尋路回抵洞口
日已西下主人興正劇欲徑抵莫釐峰宿風急波暝茅
篷僧及舵工堅止之不可自挂帆幅以行至湖心則舟
覆者已屢茅篷僧及舵工並哭然勢不獲止三鼓僅抵
東山舟中人面已無色惟主人尙談笑自若

崖紅壁紫澗黑渚綠青爲宿霧兮白則飛瀑一川之窈窕
兮忽五色以班駁似出天地之外兮乃墮入山水之腹頂
盂而覆谷釜而仰或猿猴之數擲兮或蛇虺之屢枉潮猛

而帆劈兮江已盡而入湖方出屏障兮又置我于畫圖平
湖之水兮八月已凍越三十年而秋潭紺碧兮搖搖而尚
人春夢

右江艇劈潮圖第八此圖亦癸巳七月杪在新安學使
行廨意有不合卽買舟同汪助教端光從新安江東下
一路分風劈流蹈壑凌澗青嶂四合紅林萬株恂悅幽
奇與宣歙台處諸山水迥別過七里瀧上東西臺助教
不能登陟皆在山平以待將抵錢唐忽海潮猝至舟倒
退三十里五鼓稍殺始劈潮而下泊候潮門陟萬松嶺
至西子湖遊覽竟日夜卽宿湖心亭寒甚與助教咏瓊
樓玉宇之章徹曉不寐瀕行復從湖頭買菱角芡實歸
里爲太宜人壽以上八圖皆主人及侍太宜人時所遊
歷此後雖亦嘗登五嶽涉四瀆然與負米時之意緒如
出兩人矣

平生耽奇惜乏天上梯欲陟落雁身與北斗齊三更乍交
天海顛赤滄溟洶洶如釜底上突雍青兗豫地脉遽縮千
奇萬怪炫此心目巨響出海紅輪曠天杳杳冥冥一世尙
眠

右蓮峰日出圖第九主人以壬寅七月自朝邑潼關西
抵華陰卽馬行十五里宿華山之麓曰玉泉院將曙卽
乘竹輿行二十里抵青柯坪小飯復舍輿行三十里歷
千尺幢媼神洞仙人斫日月崖蒼龍嶺諸險抵所謂三

天門者自此以上東爲玉女峰西爲蓮花峰中爲落雁峰皆以此門爲限晚由東峰趨山後尋希夷厓秦皇博臺諸勝始至金天宮宿道士云宮至落雁峰尙五里是夕早卧三鼓卽東炬行昏黑中百轉方至峰頂華池及老君鐵殿在焉四鼓日已出青齊海水畢露金碧萬狀天水一色紅氣久久始融成日輪而下方濛濛尙不見指掌也辨色乃取道蓮花峰觀巨靈蹠山處始下往返其兩日各以詩紀事而復爲之圖

蒙嶺望岱尙隔一程雷電雪月交乎四更崔莊驛北兮

遺諾始布岱宗之有神兮先已縞素

右岱宗雪霽圖第十歲戊午四月主人以弟喪乞假南

歸不更思北上矣己未正月恭值

純皇帝大事以曾值 內廷奉文奔赴二月望日行抵

羊流店距泰山不百里海月正升遽爾大雪夜半疾雷

迅風震撼山嶽次日行抵崔莊驛始敬讀

純皇帝遺諾蓋泰山有靈先一日已相告也日昃過山

下已積雪不得上圖中縞衣素車與林巒岡阜一色時

年家子劉孝廉嗣緒亦以急欲就試隨行

少讀書長出遊迨通籍歲己周惟茲一名敢望先執祿不

逮親受精以泣

右雲呈五色圖第十一此記庚戌年登第事主人祿不

逮養本無作記然性素嗜書通籍後值 國家校刊石

經命主人預司其事兼詳覆官藉得會萃漢唐宋諸石
經异同讐正字體情未及半載卽奉 命視學黔中

不獲始終厥事爲歉統計前後官京師僅五年歷充

純皇帝實錄及內三館纂修又嘗爲咸安宮總裁及教

習庶吉士並掌進擬文字得以恭讀 九朝日歷周

知掌故并泛覽新疆外域圖書不可謂非厚幸矣圖中

恭紀臚傳日拜 恩訖一甲三人隨殿試榜自 午

門出雖自開 國以來沿爲故事然實異數也

幼孤貧作塾師急就篇誦不輟今官清華進教胄子六經

盤盤兼課奇字人言三天中三島悉不如節頌 內府金

日叨大官厨午餘退食沙堤畔紫翠樓仍插天半 澄懷園
觀光樓

爲高直新樓上茶貯
仁皇帝宸翰云半天紫翠

右日麗三天圖第十二圖中黃牆碧瓦爲海澱澄懷園

恩賜入直諸臣退食之地計一歲侍學諸臣直

乾清門內北廡者僅新正十日及十一月餘皆在

海澱每日辨色卽自 賢良門東紅左門入從軍機直

事房東行約半里方達三天碧波環之以法瀛洲三島

惟一橋得通 天章煌煌署曰前天垂祐中天景運

後天不老卯正巳正兩 頒食于西廡申正始畢出葢

歷代家法之善無有過 本朝者自 親王以下均與

入直諸臣抗禮侍學之暇卽商權經義間或周詢世事

亮吉管窺蠡測之見以爲庶惟漢之河間東平唐之鄧

康王曹成王或可同日語耳

十驛五驛兼程以馳俟我瞑目云何敢遲中條西去兮隨
雨奔波飢不及食兮掬盈懷之餅餽鬼伯催人兮倏不及
待一書纏綿兮尙附棺蓋蠡河之東兮妥此旅魂遺經而
可讀兮庶以期夫愍孫

右蕭寺哭臨圖第十三亡友黃君景仁體素羸又不善
珍攝二十內卽自知年命不永每以後事見屬主人初
以爲戲也及壯歲遊燕趙歷秦晉遇益窮疾亦益甚先
是君以天津

中

人

名

試

二

等

在

三

館

繕

寫

當

得

官

以

費

無所出癸卯三月遂力疾出都將遊西安至運城沈運
使業富官屨疾已亟飛書達主人促急行以屬後事主

更生齋文集卷二

十

人聞耗卽借馬疾馳日走四驛而君已不及待矣運使
已移君殯古寺中入門而遺篇斷章零墨廢紙尙狼籍
凡案哭奠後主人曰三臨斧爲文告殯始借其柩以歸
葬之于黃氏先壙之側烏乎主人與君交二十年不見
者又二年竟不獲執手以訣亦命也劉刺史大觀趙大
令希璜已兩刊君詩楊方伯揆又刊君詩餘入叢集中
嗚乎君亦可以傳矣

伏地不起時時叩頭徃牢夜半傳呼重囚煌煌天語
汝不得活汝爲詞臣擢乃不密公然萬言移副三府傳聞
影響疑謗君父囚罪萬死敢置一辭得免拏戮猶銜

聖慈琅琅貫索不詣西市再造之

德感實沒世

右圍扉待訊圖第十四主人以己未八月乞假將歸臨
行上書三府即日軍機處傳 旨訊問覆奏入卽褫

職下刑部獄治罪刑部獄有南北二所主人所下卽南
所獄也獄旁窄屋二間凡官吏待罪者例得居此以別
于衆囚初涖獄司事者不測 上意令兩吏夾持以

寢四鼓卽喚起嚴加桎梏押至御史臺嚴審嗣軍機刑
部照大不敬律擬斬立決蒙 恩減死發戍伊犁自

下獄至出獄共三日夕每夕提鈴喝號及重囚繯絙桎
梏之聲徹曉不絕雖隔一巷亦嘈雜不得寐

室可無梅梨楂菜不可以不花菜甲之花春光始華青菘
紫莧綠葵紅蓼有客入門餐之至飽主人之鋤與戈並懸
荷戈旣畢鋤此廢屢太常之齋兮非欲妄託經旬累日兮
案竟可以無肉

右閑廛學圃圖第十五主人蒙 恩赦還道過哈密

見少司馬伍彌烏遜于廨旁闢圃親課園僕種菜晚日
卽以圃中所有飯客主人見而慕之回里後閉門謝客
不涉世事適鄰左有隙地一廛友人爲購得之爰闢作
菜畦暇日卽自力作稍有功緒遇命雛童竟其事圃中
凡春夏秋諸種之菜靡一不有以爲常餐殊有至味他
日并當命少子幼孫于讀經之暇卽入此圃力作習勞
或亦前人抱甕運甃之遺意耳

六齡卅齡黍下日少庶歸魂之有日兮尙可以娛我二老

吾家先隴兮前橋之村因伯姊而闢地兮近外氏之墓門
子孫而賢兮不望封植惟三松而五梅兮毋或使中道而
瘞

右疊港種梅圖第十六余在伊犁日于渾河左側置地
一區已屬同戍之友張太守鳳枝韋大令佩金他日奄
忽卽葬我于此蓋慮罪釁甚重不能歸骨也今旣蒙

恩釋回則歿後耐葬先人壠側已無疑義稍暇當于
旁近擇一隙地種梅五樹松數株爲他日歸休之所大
灣橋水至吾家墓前凡數折層岡疊港間之極夷曠幽
遠之致夫生寄死歸又得從先人于地下所謂魂魄猶
當樂此也此一圖不繪人但三松五梅層岡疊港境極
寥寂主人或先已休神于地下也蓋生平之事畢于此
圖故取爲殿云

琴高溪夜遊記

夫長川不同非必歸海也而潛鱗避之危嶂無極非必接
天也而迅羽違之是則魚鳥也亦畏天地之高深乎非也
逶迤而上則飛鳥巢其巔矣紆徐而赴則遊鱗萃其中矣
宣州之山水迨皆逶迤而上紆徐以赴者乎獨琴高之溪
與嶺則不然拔地矣不遽千仞而旋螺如可級也赴壑矣
不及十尋而頰蛤如可拾也此則幽隱之外宅動植之奧
藪乎主人以壬戌七月再過此谿日昃不行炎歊轉甚相
與挈竹簟持坐具憇于橋陰適客有就主人乞書者攜精

筆長墨甘水苔薜以至主人亦出姑溪之濞洞庭之蓴以
佐之橋廣十步長及半里青峰四圍白石千級主人與客
占其半餘則以資行人走驛騎尙各不相涉輕塵既淨矮
几徐設相與拈毫構思揮筆振紙歸鳥合隊覘其苦唸潛
鱗一雙嚙此餘墨未幾赤日墮嶺涼颺出林客導主人復
陟隱雨之巖歷垂竿之徑石竇半豁凝神而有光藤牀倒
欹冥坐而自得遵彼幽遠試筋力之捷愛此清冽淨肌膚
之塵殘漏客去而主人亦不歸逆旅矣暎北斗之星繩下
弦之月行及十里天始逼曙回顧曩處煙籠霧隱纔隔半
黍幾疑兩塵然而五色之露猶霑苧衣一鉤之雲尙滯竹
笠未始非琴溪崑山之所得也七月二十六日發曙是爲

自下洋川取道由九華山記

壬戌八月自下洋川將遊九華梯峰礪川蹈險躑暗凡百
有六十里甫至山麓過嶺四九峰三折軻冲樞嶺越水三
洋河麻川舒溪洋河合于麻川麻川合于舒溪下不十里
石溜灘險卽青弋江也穿縣三太平石埭青陽均不及城
郭或遠至半程或近在百步時瞰閭井輕煙間之遐瞻浮
圖飛瀑又隔途次望名山二黃山則天都蓮萼近接舂曉
陵陽則洪嶺旋溪不越肩背又沿路可觀覽者蓮心之亭
石柱之灣烏林之社黃華之岑金光臺笠洞盡穴脅舒始
黃雀波悉鑑心初七日宿汪王岑月方上弦天若覆笠候

蟲入枕蝙蝠拂袞鷺鳴上樓牛羊下穴數寐數起碎不能
卧披霧入嶺追雲過橋依乎杉楠飯止梨栗日未昃已至
南陽灣樓臺破空屋壑頓遠是夕初入宿陳氏湛清園主
人明經蔣他出其弟爲呼網師捕此溪鯽山筍裂徑秋菱
溢池烹鴨旦之鷄漉隔宿之酒子弟聚立多于鳧鷖房廊
散空盡逼星斗飛雨適至煩襟頓除休乎北窗愜此清夢
翊日筍輿竹籠已布門外自屋後上嶺復四十里迺抵所
屆陳氏子弟之雋者二人偕行度澗越壑能言其名躡履
撰杖過愜所望石屋木拄危橋蔓支舍輿而行憇一陟兩
回皇峯巔屏息樹杪飲泉一甌未抵雨汗休登百級纔平
喘聲徑逾精廬遠危巘山僧出迎忽訝素識披薜讀碣
則壬辰年石刻在焉是夕初九宿捨身厓之東牖霖雹怒
飛松櫟雜響雷斧劈牖雲光閃窗披衾驚寒穴竇望曙逼
殘漏冒宿霧復與二生拉一老衲尋所爲轉磨之峯摩空
之嶺木獸猛而若蟄雲峰奇而欲飛時緹幽深時漏光影
蓋半日始徧歷焉洞外獨支房廊別一天地足力旣乏凝
神久之仍臻來途復飯故處始悉呼僮從下嶺時主人已
自江北回余少日同學也來迎山輿笑關水榭盤羅川陸
話匪今昔又命少子塾猶子壤執經于余卽偕行之二生
也天曙別取道陵陽鎮以避柯沖之險過沙澗復飯于及
門曹汝賢宅乃回是遊也往反共五日上距壬辰年偕諸
同人隨學使者大興朱先生筇過此信宿已萬一千一百

七十餘日嗟乎回眸未周云已一世申臂俄頃先逾卅年
以至昭昭笑言落落指顧珠玉之氣久幽于泉扃雲霞之
光不升于天闕蓋前遊十二人墓木拱者已十有一均未
臻徂年隕以半道摩挲讀碑鳴咽話舊者僅後死之一人
耳以視棲澗之雀頂仍未丹蟠庭之松蓋初欲偃人之不
能與植物動物等也一至此哉又怪乎山水顯晦各自有
時陵陽棲真神仙窟穴今則磴道棘梗崖谷晦霧而梁陳
以前輿地不紀如九子峰者金碧葢地丹青燭天赤松不
遊白足斯集居者若聯房之蜂來者若赴垤之蟻相隔數
里間有所謂仙人子明與弟子安者已不能舉其姓氏矣
不又重可歎哉重可歎哉道中及登山所歷之境各繫以
贊共十六篇以貽明經及兩生

乙川倒流波捲白電礙眉萬竹霧隱不見石亭當空樵徑
四义山童闢門曉日正華

右蓮心亭贊

山既百盤谿亦百曲山水既窮天浮憐綠層巖疊嶂厭客
入井晴陽穿空時漏鳥影

右石柱灣贊

萬峰陰陰突出古廟褰裳入門綠竹如笑客夢正熟秋蟲
上牀雲光露影意與之涼

右汪王岑贊

千步石嶠下有怒溪時長時落倏無端倪雲嘘谷荆石阨

澗阻老蛟窺人或以月午

右千尺嶠贊

中水小水咸輪大川山漏白道灘奔響泉斜穿數縣直下
百丈四山彈琴合此清響

右舒姑泉贊

石上戴石危如累碁黑白未判仍思出奇如古崎人長劍
左佩雨零日炙臺筮破碎

右臺筮洞贊

黃禽白雀背負山雨穿松北來翅濕不舉陵歎谷壓賭勢
競高一風吹空萬木怒號

右南陽灣贊

過橋飛電正值天笑入門稜稜奇石礙帽新雨瞥下魚梭
亂飛意欲上樹藤爲作梯

右湛清園贊

古之陵陽神仙所都時移世易競築浮圖靈蹤沉埋梵宇
凌逼我登經樓東望太息

右九華山贊

羣峰東傾一徑東突下視佛樓陷同蟻垤萬愁蒼蒼蓋此
九野摩挲石碣行感逝者

右石舟厓贊

卽東巖

秋氣集谷鳴蟲不驕露白于月光凝九霄三更中峰
霞采明滅飛仙人來讌此佳節

謂天柱峯

右摩空嶺贊

截峰成佛剎石製虎一松千年栽作木主大石自轉枯僧
不驚謂磨盤半黍出定初疑耳鳴

右伏虎洞贊

履危無梯怪蔓作索緣邪瞥下如石投壑秋隼攫笠飛瀑
搏額神光驟離骨節競響

右金光洞贊

千盤升天勢不獲仰飛泉襟松反出雲上嶺僅三折人經
數休林鴉笑客多端逗留

右三折嶺贊

黃葵離離布滿一谷斜暉戀之不忍西落白龍升天陵陽

不還巖扃窅然頽光若山

右陵陽峪贊

雷欲劈樹不知有人電母入谷如披驚魂兩厓出泉隄落
萬丈幾葉竹舟浮來天上

右九峰嶺贊

黃山浴朱砂泉記

余授經洋川距黃山七十里而近欲續舊遊者屢矣賴待
良友不至八月杪余適有抑搔之疾昕夕不寧因決意往
焉攜兩門生一僕由雲嶺西南行蓬顯蔽路愁霖積塗日
入甫屆湯口又曛黑行五里抵紫雲莽莽據湯泉上百步
住凡三日夕計七浴于湯泉而所患若失人皆異焉蓋溫

泉有三種曰朱砂曰礬石曰硫磺礬礬皆能捐夙痾除積垢而氣實酷烈久之不能堪也惟朱砂性溫而和涼暖適中浴之久可以濟神明而益年壽然世苦不多邁非地近而與山水有夙緣者或畢世不一值焉余得三涉于此幸也至浴之候或以曙朝或以子夜雲埋去跡谷斷來轍衆響盡歇池光自明于是清氣溢潤溫香出谷芬凝髮膚砂沁肌骨相與涵濡久之心志愈定則神光屢回此則蟬蛻之境證而益明羽化之期樂無逾此洵靈區之秘蘊延景之上藥也屢浴之後神清體疲不復更能遠陟又念天都蓮萼奇險之處昔已畢歷因與門生北歷紫峰之麓南瞻白龍之潭訪藥鑪藥竈遺跡并西眺飛瀑澗半道尋狎浪閣故址均不出五里以外卽返屐焉實則今昔旣殊勤惰頓異嶺雲瞰客弔此衰容山颺蕩林掃彼陳迹人殊曩時之勝侶僕亦乏往者之逸興焉及回憩所爲紫雲菴則亦茅齋平而復移石屋傾而屢築砌蘚增綠林花減紅窺林之虎深夜仍來飲澗之猿舊時已徙均無復昔時之境也門生呂培譚正治二人各得詩十數篇而余僅綴贊四首聊以紀事云時壬戌九月初四日也

地之寶龍所守浴者褻湮厥寶

乾隆二年江北飢逃荒男女磨至雜浴于池未幾大雷雨數日卽失池所在後有定僧居

僧有道泉復歸雲青池上日禱于神至七年池水復出

紅池上垂西湯嶺東湯口飲泉人無下壽

右朱砂泉贊

紫雲菴無鼓鐘風水石聲成宮泉彎環嶺壁立夏堪浴冬
可齏禪志定夢亦無氣清明天所都菴背即天都峯

右紫雲菴贊

石何奇長半里飛濤來石或起濤光青潭氣黑雲漫漫雨
工宅寔爲索雷爲鞭呼龍起雨大田是年夏秋徵寧數府皆苦旱

右呼龍室贊

雲門開日正晝雨霏霏訝天漏泉腹斷石脇摧迤東峰勢
益危瀑四飛厓半鑿頭正仰樵斧落

右飛瀑厓贊俗名珍珠挂簾

更生齋文乙集卷第三

陽湖洪亮吉著

金秀才學蓮三李齋詩序

夫傷心之士吾知之矣于四序爲秋于六時爲夜爲西日之光爲下弦之月爲零雨爲飄風爲啓明之星爲先集之霰皆先事而生戚緒轉境而鬱悲懷危苦之語出于豐腴蕉萃之情根于髻鬢烏乎沉湘投汨之後代不乏人于宋得一人焉曰鮑參軍照于梁得一人焉曰江光祿淹北周得一人焉曰庾開府信唐得二人焉曰李協律長吉韋常侍莊雖顯晦不同通塞異致其情一也若吾友金生學蓮者以功名之士期之而渺爾不顧以承明著作之才望之亦夷然不屑惟以傷心之士目之而翩爾來斯陵其泣矣嗟乎是豈所望於生者哉而生若舍此卽無所位置其故亦可得言焉生饒于才而富于情甫當弱冠之年兩抱中閨之戚定玉簿之情先傷瘵疾就樊姬之館已染沉疴屢悼童烏仍傷金雀永朝兮永夕銜恨無窮九地而九天埋愁何所遂使霞晨月午露晚星初花亦寓愁草皆銜怨精衛有未填之海蜀鵲無可望之鄉駕言出遊愁思之嶺千折挂席以往惶恐之灘百重憂能傷人事可知矣故其所爲詩類皆黯爾銷魂凄其動魄沉憂入骨無可瘦之腰清淚盈眸多欲彈之血言其格則晨風穉黍無其悲也飛蓬杲日無

其怨也白雲黃竹無其清也錦衾角枕無其艷也境地若此又何三李之足言乎烏乎嗚紅萬古化碧三年我倘知君誰曾解此覓忘憂之草庶永今生續傷心之銘用爲茲序云爾

貞壽堂記

貞壽堂者陸孝廉繼輅奉母林太孺人娛老之室也太孺人家本閩海世傳神繫勝衣之歲于焉施衿汝南出獵蔚此周宗泉正幕廟以祥孟氏于時太夫人在堂女君見背服粟之饋踵寢門而陳蘋蘩之采闢影堂而祀于歸之日女君之子均已授室藉鞠之詠邦人以諱晨風之操伯奇羅作自居中閨卽董家政如願趨事與紫姑均勞便了立約偕長鬢分役以迄警晝王夜露翼掉尾凡在鳴吹各就準繩冲和外施嚴肅內秉及大令罷歸素持廉聲并乏長物文具紫蛤無海南之珍紡牀績筒有鬱林之石里門旣歸座客嘗滿執經問字闢牖已盈束脩之羊執贄之鶯嘗溢軒棟爰有隙地遂營簡園列竹半畝以供春盤種魚千頭田備文讌怪鳥之舌儷于笙簧軒禽之羽潔比雪霰客至不速輒呼治具一語之外無他及焉孺人酌量燥濕平準豐儉山雌水母珍極水陸梁溪滄稽酒門吳越宴本卜晝時而徹宵生果數種備醉客解醒華燈十盤與蒼頭夾侍客號夜半筵移月中非時之需不求已具大令及客樂可知矣費之

所從不復問也蓋大令里居二十年此樂一月輒數舉
焉袁吉士枚與大令爲同歲生每詫大令家烹飪爲吳
中第一職是故矣服髮之後一意教子時孝廉甫及毀
齒罄此薄產以延名師宵供魚殮晨饋梁肉十稔于茲
心力已瘁孝廉遂以孤童鬱爲偉器甫及壯歲卽升巍
科東方諸侯招作上客北海太守呼爲小友鮑叔知我
時而分金林宗異人庶可拜母太孺人顧而樂之適春
秋之序已七十矣奉觴北堂開宴東第亮吉與孝廉兩
世交也嘗讀後漢書范滂傳滂母云旣有令名復求壽
考今太孺人壽考若此而孝廉復名滿士林以方古人
過之遠甚今之記貞壽堂者非僅以視賢母亦一爲孝
廉幸一爲孝廉勗也

題襟館記

題襟館者賓谷先生權署中退食之地亦公讌之所其
地也踞四達之衢半塵不入處三江之會百舫咸通稍
離聽事之廨別構精思之軒仿漢上之名據邗水之勝
奇石三面回廊四周高棟接乎層雲危垣隱于修竹無
須館僮有候門之鶴不蒔雜木留掃廳之松晝接賓友
夜染篇翰蓋官事之暇無不居於此焉維時海宇承平
名流輩出由庚無塞旁午不驚以公事及攬勝至者置
鄭莊之驛盈孔融之坐李郁覘象識西行之星何公審
音聆南下之棹夜半之客寧惟逸甄日中之期不爽前

范以是西北之彥東南之英有不登先生是堂者咸若有所缺云先生亦愛養人材傾意賓從有周朗之逸朋無敬容之殘客寒素屬至視比于麟鸞恢奇博收愛同於彘鼎執經之彥多于三伏之星臨書之池仿彼半規之月分韻卽就劈牋若飛振鄴都之聲貴洛下之紙仕宦之地有神仙之目焉自癸丑以來十年於茲先生以政舉尤異當膺節旄于是高齋賓僚橫舍弟子恐盛事莫傳高會不再屬亮吉爲之記亮吉百里來遊三宿生戀居山謝客草木頗諳泛海陶生鷗魚並識茲不辭而爲記者亦以誌賢人之集上比景星名篇之傳後成故實云爾

遊天台山記

更生齋文集卷三

四

天台山者山水清深靈奇棲止之所也其徑路迥殊卉草亦別霜霰異色風霜態岐山最幽者爲瓊臺沈埋滄溟凌歷世宙金碧之影見層霄之中雲霞之光衣九地之表山花抽藍圓葉疑扇林翼接翠和聲同琴樵蹤蛇紆升降數十石脊猱奮回皇半時巖果潤肺作朝霞之紅靈泉清心漾夕澗之綠雙闕峙其前絕壑振其表霜同剝蘚偶印來蹤雲與昔賢難停去影登陟旣疲久坐石屋作華陀五禽戲乃返最奇者爲石梁長不計丈狹僅盈咫潛蛇窺而甲悚飛鳥過而魄墮余齋心旣空往志益奮青苔十層去履不嚙飛瀑萬仞來目未眩遂休

神於藍橋嘯詠於碧澗飛花積衣重至盈寸驚笋礙帽
長皆及尋至魚鼈啖其影而步不移猿狖攝其神而坐
不返蓋渾渾乎身世兩忘焉最高者爲華頂此山本斜
侵東溟高壓南嶠烏兔重疊交輝於其巔魚龍萬千出
沒乎其趾于是山棲谷汲餐松餌柏之士無不萃焉結
茅以居者至七十二所類皆委形神於土木冀壽命於
金石者也靈雨界山春霞逃谷余與清涼僧振屨欲往
笠飄于上衣裂于下隔歲樹葉橫來嚇人經時颼風險
欲飛容土人云海霧至重卽上亦無所覩也重以松檜
拔地振龍鸞之唼塵霾蔽天現蛟蜃之影凜然瑟瑟半
道乃返距頂尙百步耳最麗者爲赤城水復注水雲頭
已穿山仍戴山口脚亦礙途經百盤望乃咫尺施丹埤
現之上煥采乾坤之中晴日墮而轉紅凍雨洗而逾赤
遊客十憩方臻松扇巢禽百飛乃屆石竇一堦冠斗雙
橋冒虹絳萼萬樹疑飛仙之飯桃元宮一區云化人之
委蛻心神激澈視聽凝一而遊遂止於此矣凡居山者
五日耳疲於聽而鴻濛之響萬劫不停目倦於觀而惝
恍之形六時屢變手勞於牋記而腕不欲休心瘁於描
摩而興不可遏遂至揭藏經之紙競寫紀遊坐團蕉之
僧願傳詩訣亦可謂方外之勝遊塵表之音福矣凡宿
清涼寺方廣寺桐柏宮者各一夕雨阻國清寺者二夕
所歷者爲騰空巔萬年嶺寒風嶺桐柏南峯北峯赤城

上寺坡下寺坡共得詩三十首時嘉慶二年二月十一日也

遊廬山記

出九江府南門行十五里至新橋塘霜花已零湖水尚漲又十五里抵東林寺樹雜絳紫畦分青綠峭雲盤鸕零叢埋雅水聲琮琤人境凄瑟寺殿圯已久僅存虎谿橋三笑堂舊址有二斷碑臥道則元至正中重刻唐開元二年李邕碑記及元至元中虞集所撰寺碑也堂基丈寬碑石寸裂雲去不停客來難駐過西林寺始飯青浮七層黑壓半嶺所謂香爐峰繙經臺及東晉舊塔也日甫過中渡虎谿沿山行林禽若梭水確如織十里度石門澗抵報國禪林宿僧名去凡畧有元解本能仁寺方丈退閒者也小憩復陟山後鉢孟峯峯有數巨石徑七八丈獐狎拒容厯落笑人積勢欲頹支以弱木漏下返寺堂敞延月窻虛受風清夢未沈曙光已徹去凡僧欲從至天池千磴百回五里九折過白雲亭甘露亭諸遺址瞰北峯九竒菴儼嵌眉睫大砂磊礫細石瑣碎間以飛瀑無時無聲舍輿而步過半天峽徑益險澁峯峯倒垂石石悉立巖號試心洞纔駐足復又一石門門刻廬山高三字明王守仁所署也益厯九十一盤至峯頂有平地半畝爲披霞亭故址仍高低百餘步至天池寺舊峯頂寺也入寺先頰天池朝曦上樹殘月在潭林花

雪花競門開落寺西數武爲廬山神享殿外突出一坡爲文殊臺稍高爲聚仙亭舊所云凌虛臺矣飯後由寺北約行三里許至佛手巖掌紋羸旋爪削犀利巖泉從石竇中出嶺指九天泉蟠九地洵奇景矣由寺後西北尋訪仙亭遊仙石故址出壑森峭沈雲鬱興其陽則春花成團其陰則冰柱垂尺涼暄分於一谷寒暑變於俄頃者焉小憩復上嶺至白鹿昇仙臺與去凡僧揖別肩輿復東上一嶺峻折一二里甫至地坪卽嚴封寺門外也別逶迤上一嶺較前益陡嶺半已洶洶作聲卽黃龍澗自此至黃龍寺一里許皆行深樹中空翠沁骨寒風蕪肌低行坎塹恍隔人世寺門甫開山勢乍拓門上卽藏經樓五間正面西日以境地幽曠爰下榻焉金輪森轉玉宇巖凝非復人境矣樹皆娑羅高出山頂者尙數百尺山僧云祖師自西域攜種來非所詳矣入夜奇冷寺僧燒松明徹旦始得就枕五鼓起飯數盂迎日東上寺僧以竹筧接泉長至五里泉響旣斷峯形轉高厯金竹坪五里陟上霄峯蹠舍都嶺嶺勢直下肩輿幾殆又十里逕三峽澗入棲賢寺山谷中紅紫眩目波濤聳耳懋方丈飯又厯登影堂舍利閣空曠之致與巢禽共分幽深之景隨潭鯉浮出沿澗百步至普門橋旁卽普門菴山與澗深谷同雲轉十五里至萬杉寺寺僧引至寺後觀臥石上龍虎嵐慶四帶書旁注槐京包一行僧指

爲宋包孝肅非也又二里至秀峯寺舊名開先卽詣黃龍潭觀千尺瀑布宇宙之觀至斯而極台蕩之勝曾何足竒臥以代坐晝遂至暝石上前明迄 本朝人題字極多半皆俚鄙半復漫滅惟正德八年李夢陽題名尙可察識夕卽止宿七佛樓下晨仍堅坐潭側久乃出寺循金輪峯趾行空翠中十里抵歸宗寺則金輪峯乃寺後鎮山也方丈僧復導至晋右軍將軍王羲之故宅前有墨池池側南壁嵌宗鑑堂石刻自宋黃庭堅至明董其昌共十數家並尙完好飯後至寺北五里訪玉簾泉泉亦出山頂與開先瀑布同覺微瘦耳峯同玉燭吐燄及天水漾珠璣流影匝地從官道至南康十五里星子縣令廣西周君吉士已遣人遠迓遂入城憩一行館周君爲甲寅舉人來謁久談乃去夜將半南康太守霍正寶君國華垂訪知已臥乃去翼晨復來余已欲出城塗次相值立談一晌始知太守乃庚子北闈同歲生也十五里逕回流山至白鹿洞書院周君已候道左相與登洞前眺石橋飛瀑諸生在院者亦鵠立相迓并聞私語云蘇內翰去洪內翰來不知可相敵否諸生大半皆豐城人也遂升講堂并詢禮殿夫子齋七十二賢均有塑像蓋仿曲阜孔廟所作文翁西蜀壁繪聖賢李渤中唐室陳俎豆蓋山惟此一隅不爲佛刹所占云飯罷與周君及諸生別八里至土樓又三十里至吳障嶺圓月已

上圃蕉可棲覺籊籊之席華筦無其安蠶鹽之餐牲牢
遜其潔矣未曙卽度嶺回身與匡君揖別二十二里至
八里坡始出山是日雲氣陰翳日出復沒又八里至九
江城前後計遊六日若文殊臺之峭佛手厓之竒黃龍
寺之古樹開先寺之瀑布則又廬山之四絕也所未遵
者亦黃厓及三疊泉與蘇文忠等耳共得詩二十六首
嘉慶

青山莊訪古圖記

余以丙申之歲奉母家居衡門授徒往往多暇時則孫
子伯淵以婦病就醫里舍相與譚讌時時出遊典架上
之書市樽中之醪鄉閭憎其跌宕鄰里目爲狂生有佳

城菴焉爲北郭叢墓之所王生秉玉吳生公珍讀書其
中亮吉樂此清幽頗與過從老圃相就譚皆無稽殤鬼
出遊客同不速

俗名三殤地

一日者秋雨初霽晴陽不驕忽

憶故侯之莊爰求漁父之楫于野謀食無須兼珍從僧
假衣不避百衲笠屐之影高參鴉巢唵哦之聲下駭牧
豎未及三里則青山莊址在焉老鶴旣蛻青松亦僵潛
鱗已蠶溝水盡黑蕙稗生於寢室禾黍裏其窗軒狐兔
作窟昔爲藏嬌之區牛羊來斯前經宴客之所猶憶六
七歲時圍未毀之日曾隨太宜人及親串遊焉翡翠作
屋晴紅四周瓊瓏斲窗膩綠千疊新月半珎回廊百盤
風花過樹鳥亦衰徇烟雨壓簾魚會睥睨此一境也旣

而秋蛇緣樹臺已漸傾野獺瞰梁池皆半涸分香改姬
展夜臺之鏡織屨遺僕晞冬日之陽林鴉有聲梁燕無
影此又一境也百牛銜索運此奇峯十斧臨門摧茲怪
樹以鴛鴦之碎瓦填魚鼈之空池劈山榴以代薪析海
桐而作櫬傷遊客之心裏漁樵之足此又一境也遂使
天山戍客尙夢橫塘余戍西海時曾夢至此蘭亭舊友欲模曲水
平原草木盡作勞薪南皮至賓牛爲異物時王君及菴僧並已物故
此又悽倉傷心之一境矣孫君撼懷舊之念作訪古之
圖千里寄書屬爲之記嗟乎園成百歲毀祇片時揆厥
所由誰職其咎聞向生之笛慘不成聲聆雍門之琴泣
何能已今之援筆作此者亦以志前遊難再去日苦多

病叟出橋已迷滄桑仙人爛柯難詳塵劫云爾

戒子書

并詩

余以年迫遲暮不復能備力於外又念女曹漸已成長
回憶畢生之事冀弛日暮之肩郭外有薄田二頃城東
老屋三十間使四子一嗣孫分守之以爲寡也則廉吏
之子尙有負薪以爲多也則翁歸之家或餘賜盃女曹
能勤苦自持當衣食麗足耳又余本中材不敢以大賢
上哲祈女惟早承先訓門有素風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爰遭家難麓識世情忍餓讀書先大夫之遺語也財不
歆非義福不歆非分處則孝於家出則忠於國太宜人
晨夕之面命也慎之哉惟儉可以立身惟恕可以持已

儉則無求於人恕則無忤於物况以單門而處侈俗涼
德而承世業乎無昵寡朋無染薄俗無是古而非今無
陟前而忘後母愛尺璧而不愛修名無畏疾雷而不畏
清議窮達本之於命豐嗇任其所遭如是而已節孫年
過三十處事尚不克平心是女之短也惟編校故書尚
知條理他日或當傳吾記誦之學耳余幼嗜六書長而
不倦今符孫弱冠已過涉筆便譎又更歷十師難成一
技學之不修亦已焉哉其餘幼子弱孫則尚爭梨栗無
辨菽麥顧念藝菊之子縱非同生樹蘭之門亦均共氣
他日兄率其弟父課其子庶幾寒宗毋墜先緒夫功名
之士以身殉時勤學之儒以身殉古各有所好強之不
能在立志何如耳形質不能與天地爭久姓名則克與
嵩華競高植足疾流學金石之止鑿影巨壑師江海之
寬勤則王霸之子蓬頭而不慙惰則任昉之裔衣葛而
莫恤女曹慎之哉夫陶令達者也不忘於戒子魏收涼
德也亦眷眷於遺言吾上不敢望泉明下不致同伯起
是在女曹成吾之志耳又况承

恩返里已屬更生憂患備嘗庶謀行樂每當朝暉入座
夕月灑窗春樹欲花秋林未穉何嘗不攜阮孚之屐泛
漁父之舟東眺郭門西尋村墅南淘樂其浩渺北阜陟
其高寒挈伴以出行歌以歸但使入曾元之室酒肉尚
陳過言子之廬誦聲不輟願斯足矣樂何如之今雖聞

雞而起尙擬著書秉燭以遊仍書細字然暮草已綠鬢
絲不元素心之友蔭鬼燐而見招同氣之親出柏根而
相望鬼者歸也歸其真宅庶有時矣自念生雖無似然
不見屏於里閭不見譏於長者蹤跡徧於九州姓字鐫
於五嶽官不達而齒胄以之爲師祿不加而問字豐其
所贊詩文至五千首撰述至三十種門生義故百人著
錄弟子三百窮老盡氣韜精斂魂終此天年從親地下
以此貽女不亦多乎伊維我祖於歆始遷中河之橋賃
舍在焉我之始生賃厪之左水何清侖桑亦婀娜他時
築樓署曰生我其生也瘁其死也休下壽六十吾又何
求或有所求厥惟允嗣後望百年上承奕世墜緒茫茫

勗哉小子九域之內人同蛾多不自僂力資生則那東
鄰歌鐘北寺擊鼓嚴霜入門響亦淒楚人以爲歡我以
爲苦欲貽子金我不爲盜宦而巧取較盜尤暴鑿楹有
蠹穿徑有螢益人神知照我汗青瘵貧之術不出戶庭

更生齋文乙集卷第四

陽湖洪亮吉著

遊武夷山記

夫五嶽之外復有勢凌星辰氣絡埃宇規重溟以爲郭
蓄滄海以爲池智計之士思慮所不及周濡豪之儔摩
擬所不克肖其惟閩之武夷乎山之得名最早重嶺未
闢奔鯨避其威八神乍萌乾魚肅其祭而且圓則九重
不足包其外苗裔百世不足盡其緒圓則不包則煉石
以補之苗裔不盡則張樂以讖之蓋巨山喬嶽未有天
象昭著神理嚴肅如此者余以_■寅八月得成茲遊沿
塗雨零到日姓霽以月之十八日鼓棹入山謁沖祐之

觀禮幔亭之神而魑魍據其宮灌莽沒其脊陰翳荒寂
有足感者偕此勝侶憩乎頽垣金粟一樹艷侵銀河羊
燈百盞光導兔月是日沿嶺望大青師小青師玉女峯
諸勝暝色已上遂泊舟第一曲之水光厓宿焉蒲帆接
天桂棹沒水響碾碾而磴磴夢蕭蕭而寥寥疑登天中
非復地上夜色未殘枕與雲接零露欲下波同雨飛蓋
明霞未殄而蠟屐又御矣舟移至第二曲振鳥上嶺盤
石磴百級凡歷數佛刹正望天樞峯無路可上爰易棹
而進則玉女峙其前虹橋亘其後虎嘯突其裏香厓裂
其中經松緯杉背魚面鳥目鈎奇於雲表心索幻於瀾
際挾奇而來奇迥出於素念抱虛以往虛更廓於靈臺

是日或舟或步徧歷仙人橋釣魚臺接筍厓仙人掌雲
寮泉諸勝或上征而絕或下瞰而波騰裂石藏霧奔
厓礙斗陰巖百盤頑仙積其遺蛻陽谷萬仞靈霄暴其
神丹見所未見者亦元之又元矣斜景炙衣絕壑當面
飛鳥礙跡遊踪忽騰百步黝黑疑穿黃泉一成朱丹已
上赤巘途披兩厓亭號一覽捫舌指暖餐飈腹寒卽土
人所謂天遊菴也是晚舟宿第六曲復緩步至金雞社
則缺月已上矣明發更早澄波愈寬山光慘青天宇淡
白不愁霖而霧不閃電而雷昏霾三折之嶺墨染九回
之水逮聞齋鐘方抵星塢五方之語雜出屨墟八垓之
形錯浮蜚舶九曲蓋至此畢也回棹甫發玄雲轉暝壁
日慘慘弔影叔主之厓黃雲離離匿跡仲晦之室然復
賈餘勇臻乎茶坪訪避秦之源覓季宋之蹟草黑百步
花明七盤疑浮邱之再來歎季札之觀止憩錦雞嶺桃
源洞伏虎厓司馬泉及乘臯禪林者久之復廻棹至第
一曲晦谷復明霧徑稍霽遂沿嶺至止止菴復古菴紫
雲洞前久坐大王峯下峯蓋武夷主峯也鴻濛未開元
氣仍鬱絕巘冠斗危峯瞰霄栴槍蟠其根風雲出其腹
蹤皆斜行目怯正視山僧汲寒泉之英烹蒙頂之葉并
出繭絲以索蟲篆二鼓移棹出曲宿盤珠巖下夜半卽
起顛蹶上嶺涼飈揭冠暗水冒袖十步五步鳴臯搏影
前岡後岡蟋蟀攢響夜氣沈澗涼蟾滿山破曙甫抵盤

珠上征之途已窮下嶺之石悉起僧宇未闕頽然臥階
日月交影金碧炫乎層霄山川霽顏林嵐聳其殊態俯
仰偃息者久之遂復高下百折石腹之鐘甫聞東西屢
迷天心之菴乃出盤巨石厯奔澗已往而腹似續忽斷
目迷乎曲折口倦於咨詢逮夫途窮適與舟合則已離
原泊處十里出九曲之外矣是遊也遵途者百程居山
者四日晴雨晝夜條旱眉端幽深靈竒疊嶂方寸桂棹
所入代筍鞵之疲風帆旣懸無雨笠之苦入波愈深升
嶺益峻此則五嶽四鎮無由兼川陸之奇八域九州獨
此擅燥濕之勝爲人外之靈境域內之大觀蓋蹤迹所
至足冠乎平生而東南之遊亦止於此日矣是日行抵

建溪是爲記

遊南湖記

更生集卷四

三

南湖者南江之委也自漢以來南江不能至山陰入海
遂滙爲此湖與丹陽石白湖等通桐水亦入焉瀕洞干
里微茫百重蘋蓼荇藻青浮一州梅梅棕欄綠積萬狀
巢波則盈丈之鱗細至徑寸

南湖出
針魚

穴岸則百斛之鱗

微而么麼五色之鳥時浮鏡中同聲之禽或囓雲外圓
浪衝漢驅凌日星方波撼山振動林木魚鼈層累以淪
漣爲梯廳螺沈浮藉漚沫作屋游鱗東西或生世而不
值水族巨細亦恃強而互吞雲霞朱丹時出波底雷電
赤白咸飛水心或夜半金碧知朝暾之升或日中青黃

識靈雨之集衣食於南湖北湖者至數千家然詢其層湖之深淺壻岸之廣狹卽終老於此者亦不知也蓋陸有定界州縣以之區分波難割圓蛟蜃因而越軼者矣余以丙寅三月中旬偕友人來遊食宿於湖者二日晴雨雜出風雲杳冥絳蘂白絮爭飛一林黃麗紫剪雜囀其嘯詠鹿豕訝其淹留距岸十步狂思揭衣離橋數尋響已拍枕不速之客無算之爵日之夕矣夜如何其穿徑出筍足供朶頤驚濤落魚助此饕餮飛雨踵至將沉席帆殘蟾忽升時颺竹笠神燈翔乎影外鬼語出於橋心忘世之侶能全其性天朝宗之魚以此爲渤海有聲無形之禽怪響時出由波達岸之獺跛形可嗤雖止二日而晴雨晝夜之景罔不備焉迨乎回舟已接新霽童冠之樂云當暮春祓除之期剛展十日鬪草船尾前裳水濱萬鱗窺蒲百翼映樹雖皆遠人疑若送客於是泛山陰之樽摘水陽之稻櫻桃紅而餉客玫瑰艷而登席叩舷而歌擊楫以往有不知儀度之脫畧神致之飛越者焉同遊者爲涇縣胡孝廉世琦宣城貢州倅及門旌德呂文學培而亮吉爲之記

答章徵君天育書

西台徵君足下昨歲比屋而處每一念及欣然過從及相隔百里此樂遂不可再庶幾稽亭之龍行雨至彼江

岸之鯉沿流及斯或得藉申契濶耳又聞足下遭伯兄
之戚值邱嫂之喪辦當篋笥以襄窀穸儉不廢禮哀至
則哭足下之境何其戚歟歲發春麻衣似雪想更匿
跡里門弔影蓬徑也然益恩雖逝小同漸長家本義門
之胄室有禮堂之書中閨雍穆無敬通之悍聲童稚笑
歌饒栗里之樂事秋燈課讀春花助衰歌北門之詩夫
豈交謫闕南向之牖欣然含飴亦足以憫空寂忘世態
矣來書云小學六書時時從事憫何如之足下旣下董
生之帷專沮誦之業精心字指留意聲詩僕又恨近日
學者呂登陸誤字林無新舊之別子慎李虔通俗昧正
續之殊甚至雍熙新附混作召陵之編安南釋名淆入
祭酒之籍則聲音訓詁之不講未有甚今日者也足下
昆季才皆過人但吹壘之暴曾少逝梁之遊鼓瑟之點
偏饒舞雩之樂一則面壁百日方烝烝而皇皇一則鼻
亭一隅轉泄泄而杳杳嗜好或不同也秋仲聞鼓鵲洲
之棹歌鹿鳴而來老蚌出珠光先照乎百步甌生剖玉
價迺逾於十城得之者無心賞之者有目矣又承詢兒
子飴孫近狀已令索金門之米寫蘭臺之書徽祿尙霜
衰親可養然老不自量顧欲愛童蒙之書壯而欲行轉
使謀升斗之精足下得毋笑其老諍乎比作六書轉注
錄及比雅聲類等均已告成不日返延陵之臯觀弔屈
之舸榴火塞徑蒲英滿觴海燕拂檐江魚入饌惜不獲

與足下共耳飽食讀書相見不遠此啓

奉政大夫刑部河南司主事候補員外郎李君墓表

嘉慶十二年七月日刑部河南司主事候補員外郎崑山李君以疾卒於里第越■年■月將葬遺孤存厚簪以表墓之文爲請余與君同舉順天試知君最悉爰不敢以不文辭謹按狀君諱以健字建人一字溍源晚又號蔭菴先世出宋忠定公綱十三傳至字愛泉者自無錫遷居崑山留暉門外繼遷縣東南之尚書浦遂世爲崑山人曾祖國學生緝熙祖歲貢生惇皆以都轉君貴並贈中憲大夫長蘆都轉鹽運使父都轉君世望自爲諸生已有名由辛卯科進士歷官刑部郎中雲南迤南湖南岳常澧分巡兵備道調鹽法長寶道擢長蘆都轉鹽運使所至咸有循聲人以爲君之學行宮位均可以繼起云蓋君之功也爲大父贈君所賞而外大父配京君有知人之鑒亦竒愛之出通德之里爰名小同授彭祖之經先知大義時都轉君尙爲諸生家計甚窘君時隨母夫人寓外家距所居數十里歲時省覲大父母以買舟多費常徒步往還曲渚鼓棹時遇西陵之風危塗褰衣或阻北嶠之雨君不以爲苦也少卽嗜學長而益純百氏旁通五行並下片善可紀卽服伯淵之膺三時或疲先焯子若之掌其勵學又如此君之長也色養則無間晨昏程藝則有聲學校時都轉君已舉本省鄉試

王淮安麗正書院未幾卽成進士官京師君並隨侍靈輒之餓翳桑宦遊不輟下和之別楚國獻玉益勤蓋君是時已省試連報罷矣遇旣滯留業益精進至乃屏絕人事寄居蕭齋披衣搆藝則每趁晨鐘升屋讀書則時隨落月至庚子甫舉順天試其失之也人呼趙壹之寬其得之也衆賀公孫之第蓋爲諸生時已爲海內所屬望如此逾年卽聯捷禮部歸進士班銓選時都轉君以特膺

簡在出任監可由六詔而三湘自分巡而都轉其在長沙及天津也君皆隨至任所喬卿之在親署不見一人掌武之侍節樓克襄百度人以爲君經世之畧馭衆之才並權輿於此云君之服官也始遯山西汾陽縣知縣爰以書生遠膺劇邑然而彼汾一曲譽已播於三河此水東流化偏敷於西土君尤嚴誣告時警奸徒赤口不騰墨尿歛迹縣東鄉地勢洼下每遇夏潦輒成巨浸君以禹貢行河之法師叔敖泄水之方水患遂絕巡撫蔣君肇奎於屬吏中尤契重君遂奏調鳳臺縣薛宜無害官從粟邑而移魏戍不貪獄土梗陽而定蓋君至是治聲益著云未幾入爲刑部河南司主事君旣佐爽鳩尤嚴害馬然豐下之相本殊乎削瓜持平之心不嫌乎刺骨時值辦首逆劉之協一案殲厥鉅魁寬其脅從蜀郡之平米賊蔓不使支典午之勦水仙波難再沸大學士

尚書並契君擬令總辦處行走而君以都轉君年邁遠爾引歸朝野惜之以爲未竟其才也及君之居里也始則承歡繼而奉諱哀毀過禮塋祭竭誠營大夫之廟籩豆綦嚴過京兆之阡松楸益整而且薛焚債券仍無市義之心周集哀鴻爰動哲人之譽讌宗之什升自風詩寄妹之書傳於雷岸加以元伯死友留須巨卿子敬積貲先推公瑾蓋自君居里而一方頌德百廢俱興文翁之修禮殿像亦顯圖魯郡之發懸書壁難暗竊他若修神廟之檐楹創講堂之灑掃尚不在此例也余所見士大夫居里能爲一方實心任事者黔西李恭勤公世傑無錫秦都轉震鈞與君而三云秉命不融斯人長逝春

秋僅六十有一嗚乎哀哉存厚等將以明年 月 日 塋君於某鄉之某原君配顧宜人子四人存厚國子生 候補光祿寺署正培厚附貢生候補太常寺博士徵厚 早卒皆顧宜人生增厚尚幼妾周氏生君所著詩文集 若干卷並藏於家嗚呼昆岡之玉遭炎火而焚秦柱之 雲值疾颺而墜遂使巴湖減色虞浦無聲過南武而傷 懷逕北山而隕涕草沒亭林之塢傷耆舊之云亡兩荒 傳是之樓悵藏書之誰讀云爾

繡餘近草序

若有人兮夢落雲中居懸海上偶拈愁句輒寄三天不 畫修娥迥如初月掩卷靜思念鸞鶴之侶啓戶遙矚挹

龍魚之奇繡餘近草者非復尋常女士所及矣憶其生
自海虞來歸滬濱王謝家世烏衣悉知童蒙賦詩青鳥
代誦臨水鑑影媪嫗知其不凡當春詠花尊觀嘉其明
悟蓋高世之格有見於生初者焉又生擅奇福復配嘉
耦有林下之風無天壤之歎相莊之下時復歸寧迢迢
七夕旣無阻於星期明明百里曾未憂於河廣此其所
以幸也然而高明之室鬼瞰其貧多女之門盜屏其迹
罄倉中之粟雀鼠生愁避釜底之魚鮪鯉聚泣能罷之
夢不兆鵬鷲之翮仍歛此其所以愁也若其詩格則又
可言焉夫中閨之所云才者不過椒花一頰柳絮片言
卽以名滿古今艷傳中外今則萬言述志百首抒懷早
已軼彼士流并不慙於作者又且黍室之女殊抱隱憂
丹山之禽時揮奇采颯颯乎有身世之感具民物之憂
焉暇日一編屬爲之敘夫僕也早交臣叔忝據輩行曾
至懸壇雅同臭味授而讀之未嘗不歎其語之奇采之
麗不覺爲心折也他日言旋言歸永朝夕賭圍棋於
別墅侍絲竹於東山得值晏閒置之几案則僕也雖無
擲金之聲庶可質安石之坐云爾

答胡孝廉世琦書

得手書知別後訪六朝之山過百花之巷隨潮東去逐
雁南來尋香佛樓采藥僊徑幽居一旬蠟屐欲碎曲巷
半夕驚梭忽投可云艷播白門韻流金屋矣繼又聞無

知故鬼亦愛新人挈此楮錢來趨錦被足下此時得無
作長人之前導爲土偶之蹇修乎此則花開夜合定許
同遊詩唱秋墳或當聯句此事得之於施上舍未識信
否也自僕之歸旣悼遺簪復遭竊鉄窗扉半折篋筭一
空青氈不留金粉零落所謂燎原之後加以焚林嚴霜
之餘復此密霰嗣以出弔東郭遂遊北山過漁父之居
陟樵風之徑西墅讌客南屏訪僧紅林薰天晴碧涼醉
素月下嶺環蒼若眠持螯歷旬黃綻指爪鬪茗百度青
浮眼光甫乃返棹本州憫災故里盈前赤地絕不生禾
滿眼青蟲偏能害稼僕縱傾篋中之俸搜甕頭之粟無
濟於事稍竭厥誠然而晨無糲粒鷄不來前暮乏積儲

鼠皆遠竄蓋已從事枵腹難快鼯飽矣急欲抵貴郡者
了文史之案免素飡之譏但空齋兀兀絕少讌朋深閣
迢迢并無巢燕短狐射影來自鳩茲妖禽顛聲半出鵲
岸泮林之臬未變蒙楚之葛堪憐如是而已回憶擘浪
挂席浮觴上獻元暉故宅銀杏巢烏謫仙危樓畫壁匿
魅士龍笑疾險墮急灘樂天醉吟無畏狂藥蓋三十句
之內六百里之中似此樂者亦罕矣何時合并方快紆
鬱彼此諒同不更多及

志事將竣與寧國太守及諸同事書

不晤足下者越一年矣此回僕抵宣城志事已刊至十
分之四聞底本皆自蕪湖發來改竄處極多未知盡足

下所定否竊有未喻者數事敢更質焉一則府縣次序
本朝憲綱與前代不同宣城附郭下卽次以南陵者
元明兩代之憲綱也宣城下卽次以涇縣者 本朝之

憲綱也元明之憲綱以元明二史地理志爲據 本朝

之憲綱以 本朝大一統志爲據 若康熙中府志以及

勝朝舊例未經改正者固截然不紊者也今以南陵縣生員一訴

呈遽移南陵在涇縣上矣是曲畏刁生之健訟不難移

昭代之章程此未喻者一也人物如懿行宦蹟數門不

輕采錄最爲得體然事必慎之於始未有今日批準明

日駁回批准者旣或由私囑駁回者亦未盡叶輿評徒

使朝令而夕更未必昨非而今是此未喻者二也冢墓

中同一贈將軍也乃登耿宗元而刪葉遇時 二人一見

縣志同一侍郎也乃登張守道而刪徐沛如以爲采訪冊

不足信則乾隆十八年之志亦由采訪而來况又有非

采訪冊而亦刪者矣又入 本朝以來諸臣冢墓旣載

及梅氏兩代封翁矣而 諭祭 賜諡之梅文穆

卽不葬本鄉亦須注明所在而今亦畧之此門按語有

云自乾隆十八年以後采訪冊悉不足憑是因現在之

生人讐及冢中之枯骨且此次續修者續修乾隆十八

年以後事也今自職官選舉諸門以外一切槩從其畧

則新修府志何爲乎此未喻者三也循吏中載寧國令

范傳真是矣然何以令寧國而得修南陵之堰則唐宣

城郡之地理與名宦傳不可不合勘也文苑中欲登唐詩人張喬是矣然何以家南陵而又附入池州之籍則唐武德中之沿革及人物志不可不並校也此皆近在志傳而亦懶於搜稽此未喻者四也山水諸門係僕所纂者頗欲正前人之失不致傳後代之疑其考證各條畧具苦心皆還實據今乃不察由來半從刪改執筆者旣以不狂爲狂至修者亦遂將錯就錯是同事欲泄一時之私忿竟忘其爲六屬之官書此未喻者五也學校之金石有登有不登官解之廢興有載有不載甚至宣城缺新建之祠旌德削俞公之廟涇則縣丞解宇亭脫見山旌德則主簿衙齋堂芟景呂升降任心去留隨意此未喻者六也祥異各志營建諸門於舊志皆照本抄謄甚誤者亦畧無改正何貴重修是名爲愛古而薄今實則偷安而自便此未喻者七也封建則挂七而漏三大事則記一而忘兩流俗之傳疑則信之正史之明備則畧之此未喻者八也刊工雖集於宣城而底本則來於權署局中總修分校諸人皆若有不得預聞者遂至一卷之內前後逕庭半部之中各相矛盾而奉行者又復過當以爲自蕪湖來者無一字之可更自局中定者無片言之足信此未喻者九也虛設總修之號翻爲衆怨所歸况足下旣取獨斷而獨行又何須羣策而羣力加以官事孔繁高齋少暇足下旣假他人之手以代辛

